

諸史提要

後漢書 三國志

三國志

卷四
之六



諸史提要卷第四

後漢書

范曄撰

帝紀十二卷

補續志三十卷

總一百三十卷

八

建初

光武

秀字文叔

長沙定王後

父欽

葬原陵

建

明帝

莊光武第四子

母陰后

葬顯節陵

章帝

烜明帝第五子

母賈貴人

葬敬陵

廟號肅宗

建初

和帝

肇章帝第四子

母梁貴人

葬慎陵

廟號穆宗

殤帝

隆和帝少子

二歲崩

安帝

祜肅宗之孫

清和孝王之子

母左姬

葬

光

一年

延光四年

廟號恭宗

順帝

保安帝太子

永建六年

葬憲陵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敬宗 永嘉元年 葬懷陵 順帝子 母虞貴人

冲帝 炳順帝子 母虞貴人 永嘉元年 葬懷陵

質帝 續肅宗四世孫 父渤海孝王 母陳夫人 葬靜陵 本初元年

桓帝 志肅宗曾孫 父蠡吾侯 母偃氏 葬宣陵 建和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二年 永興二年

靈帝 宏肅宗四世孫 父解瀆亭侯 母董夫人 葬文陵 建寧四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六年

弘農王 靈帝子 母何后 光熹元年 昭寧元年

獻帝 協靈帝子 母王美人 葬禪陵 永漢一年 初平四年 興平二年 建安二十四年

東漢上四

謹厚者亦復為之 光武兄伯升起兵眾皆恐及見光武是

美須眉者邪 宛城中出降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巨無霸

時有長人 衝朝 王尋王邑圍昆陽為地道見小敵怯

今見大敵勇 諸部謂光武將軍平 屋瓦皆飛 昆陽戰大雷

如豪傑 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 諸于繡屨 三輔吏士迎

皆冠幘而服婦人衣 莫不笑之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

威儀 光武為司隸三輔見之 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 光

過饒陽傳中人遙語門 令反側子自安 破邯鄲誅王郎收

者閉之門長曰 賊號 銅馬大形高湖重連鐵脰大

會諸將軍燒之曰 不省 賊號 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

五幡五樓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光武破降銅馬諸賊乃

者更相語曰——銅馬帝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反

安得不投死乎——諸將議上尊號馬武進曰天下無主如

水不收後悔無及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

將猶恐無能耿純曰大王——不正號位純恐

有益——留時逆眾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

大衆一散赤伏符關中奉——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難可復合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野

穀旅生野蠶成繭初王莽末天下早蝗黃金一勛易粟一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幸章陵舊宅置酒時宗室諸

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嘉禾一莖九穗光武以建平

能如此帝聞大笑曰——母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甲子夜生有赤光照室縣王莽忌劉氏以錢文

界生——因名光武曰秀有金刀故改為貨泉

或以貨泉字望氣者望見春炎正中微

文為——氣佳哉鬱鬱葱葱陵惜曰——

贊沈幾先物光武——生而豐下明帝——應門失守關

也深略緯文面方也

馬左隄疆則右隄傷汴渠決詔曰——四姓小侯為——立

制令萬年之後掃右俱疆則上方傷左杆水脯精帝作

地而祭——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館陶公主為

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子求郎不許

苟非其人受其殃建武永平之政明帝善刑理法

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登臺

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

反

如

為

思

野

也

諸

信

平

微

關

陰

立

作

陵

法

坐

臺

斷

臺

白

無

無

銅馬帝

水不收後悔無及

留時逆眾

赤伏符

穀旅生野蠶成繭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嘉禾一莖九穗

白木真人

氣佳哉鬱鬱葱葱

生而豐下

應門失守關

四姓小侯

左杆水脯精

郎官上應列宿

建武永平之政

登臺

冰純方空穀吹綸絮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虎議奏

岐山銅器

設儲時

安靜之吏

悃悃無

者更相語曰——

安得不投死乎——

將猶恐無能

有益——

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

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

能如此帝聞大笑曰——

甲子夜生有赤光照室縣

界生——

或以貨泉字

文為——

贊沈幾先物

也

馬左隄疆則右隄傷

制令萬年之後掃

地而祭——

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

苟非其人受其殃

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

觀雲臨雍拜老

相省——

如空也即今方目紗也

反

如

為

思

野

也

諸

信

平

微

關

陰

立

作

陵

法

坐

臺

斷

臺

白

無

無

華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
計之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有餘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冒彰

而度三微之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三正謂天地人鬼區
索相引三微之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三正謂天地人鬼區
而度三微之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三正謂天地人鬼區

也須景風紹封和帝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
未反須景風紹封和帝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
也須景風紹封和帝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

以衣履釜鬻為貲貧民以其饒利而恫矜
矜病也貨行於言罪成乎手
以衣履釜鬻為貲貧民以其饒利而恫矜

獻龍眼荔芳林謂兩旁鉤黨靈帝建寧二年詔州郡
支及儒學行義者鴻都門學生始置
獻龍眼荔芳林謂兩旁鉤黨靈帝建寧二年詔州郡

作夕郎黃門侍郎每日暮向斷彫為朴
郭后弟况賞賜金帛豐盛不見隆薄進退之隙
作夕郎黃門侍郎每日暮向斷彫為朴

麗華光烈陰后諱麗華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儀狀髮膚
上中以上明德馬后援女援卒從兄嚴上書曰叔父援有
麗華光烈陰后諱麗華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儀狀髮膚

四起大髻馬后美髮為三但眉粟角小缺補之如粟
衣大練裙不加緣此繒特宜染色
四起大髻馬后美髮為三但眉粟角小缺補之如粟

笑后辭曰是家志不好樂帝每幸苑囿或請呼后帝笑
故用之耳是家志不好樂帝每幸苑囿或請呼后帝笑

嘗從焉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儉乎帝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嘗從焉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日儉乎帝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太后詔曰外家問起居者
日儉乎帝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視御者不及遠矣故絕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

猶一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含飴弄孫但當一不能復

喋息懼也喋音喋難傷老人意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

言曰諸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非之日寧當

日一夢捫天后嘗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

王之占吉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叔父陔言一兄訓修石

不可言禹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勞心曲體帝知后一歎曰

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乘堅驅良太后詔末世貴戚食祿輶張疆梁也鳧苾劉聖

南方飢人入野澤掘而食之生下田安集掾平林人

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竈下養中郎將聚眾千

餘以應之為一俛首刮席更始羞竈下養中郎將更始官

長安語曰爛羊頭關內侯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李叔上赤眉

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樊崇等皆朱其眉呂母結客以報仇其勇赤屏泥劉

以識別故號子乘鮮車大馬格殺相拒而殺兒大黠宗室無虫

者光武謂積兵甲與熊耳山齊盆子降鐵中錚錚傭中佼

佼光武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今日負負

無可言者張步白馬陳從事揚州從事陳眾乘單車駕白

山人共立能飲飯彭寵父宏偉意望甚高寵自負其接之

不能滿光武此懷不平北道主人倚以為夜半客甄長伯王

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枉狀枉譜已交質

連衡交相為烏氏有龍池之山方望諫隗囂不聽辭而去

者史是更卷第四

五

及閑暇廣 蠅飛託驥 蒼蠅之飛不過數步請以一丸泥東

求其真 封函谷關 王元說隗囂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厭浮語虛辭 光武賜囂書吾年垂

四十在兵中 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王遵與牛邯書 公言起我意 孫

述謂 帛蘭船 以帛飾其檻公孫述 八公子系十二為期 述夢人語之

李熊 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 成家 以起成都 男兒當死

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中求生 延岑曰 坐飾邊幅 猶有邊緣 半雷刀 光武見李通懷

日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良苦 良甚 心開目明 王常曰聞陛下即位河北

絕席 顯之也 何用知非僕耶 蔡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

公劉秀乎光武戲曰 北道主人 以鄧晨為常山太守

坐皆大笑鄧晨心獨喜 高第 郡課為 允豫 允音遙 班坐絕

從我不如以一郡為 我 晨字偉卿

席 來歙字君叔賜歙 專使獨以信稱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

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 杖策北渡

良其誠心在乎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得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光武見禹

鄧禹字仲華聞光武安 甚懼曰我得專封拜生寧欲仕乎禹曰不 古之興者在德

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 薄厚 禹曰 沈深有大度 光武以禹 謀謨帷幄

決勝千里 拜禹大司徒時年 停車住節 禹所止輒 名震

關西 於是 折筮笞之 上徵禹還曰赤眉無穀自 榮悴交而

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 論 變通之世君臣相擇 同

羊腸倉 鄧訓傳 在晉陽西北石墜紫委 首施兩端 猶

鼠 稽故事 留 縫革為船 上以渡河 儀同三司 自 間關 崎

也 儀同三司 自 間關 崎

者史是更

也 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 寇恂自執金吾 借寇君一年 從

南征過潁川百姓遮道曰願 有宰相器 恂所得秩奉厚施

士大夫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批抵 寇榮書 一 飛章 同質

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滯怒淹恚 不為春夏息 誅文屈賈有

剛有折 寇恂誅皇甫 豆粥麥飯 光武至無萋亭時天寒烈

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入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

武對竈燎衣異復進 一 菟肩因復度 進止皆有表識 馮異字

位異朝京師賜詔曰倉卒無萋亭 夢乘赤龍上天 光武曰

號整齊 大樹將軍 異常獨屏樹下 垂翅回谿奮翼

覺悟心中動悸異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 龜池 上璽書勞異曰始 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赤眉雖降眾

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遂定議上尊號 尼丑反快音

餓餓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見馮異謂 忸怩 猶慣習也

逝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帝曰 彭傳 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光武

勅岑 彭亡 彭至武陽所營地名 一 聞而惡 輿人歌 岑熙

郡太守 彭 之欲徒會日暮蜀客夜刺殺彭 輿人歌 為魏

狗吠不驚足下生鼃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美矣岑 將相之器 賈復字君文李生曰賈君容貌 言

君於戲休茲 折衝千里之威 光武署復破虜將

大非吾任 復說劉嘉嘉 折衝千里之威 軍督盜賊曰賈督

有 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光武聞復被創

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闔門養威重

聞其婦有孕 一 不令其憂妻子復尋愈 以吏事責三公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吳

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漢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漢

功臣並不用唯參議國家大事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漢

首也 是 要 卷 四 七

字子顏為人質 **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吳漢說陳康曰中智能因危以為功

厚少文 **不戰而下城** 吳公差彊人意 漢性彊力每征

下愚安於 **吳公差彊人意** 伐諸將見不利

危以自亡 **隱若一敵國** 同朝受詔

多皇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智者以有餘見疑朴者以不足**

夕引道 漢每當出師初無辦嚴之日 **以氣聞** 蓋延字巨卿漁陽人邊

取信 論曰夫仁義不足 **以氣聞** 俗尚勇力而延 **震揚**

留天誅 延上呼聲動山谷水為之濁流 破延岑 **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 宮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漢曰將軍

從他道宮不從復路 **宜小挺緩** 妖巫聚眾原武帝問方略

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後匈奴相爭官曰願得五千騎以福

東海王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 **不再來時或易失** 宮上 **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詔報曰

者賊也弱者仁之 **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 舍近謀遠者

助彊者怨之歸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安貪人有者殘 **摧**

遠謀近者逸 **枯折腐** 耿弇字伯昭云發突騎 **小兒曹乃有大意** 謂弇曰

而有終 **蓐食** 未起而牀 **落落難合** 落落猶 **有志者事竟成** 武光

哉 **醫藥** 弇父況病乘輿臨幸 **決策河北定計南陽** 論耿 **偉體**

耿秉有 **多簡帝心** 上殿訪以 **受降如受敵** 秉 **笮馬糞**

腰帶八圍 **汁而飲耿恭拜井泉出** 恭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

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 **衣履穿決形容枯槁**

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首史是受 卷第四

恭發疏勒至玉門 耿恭節過蘇武鮑昱 夢想賢士王霸字元伯

唯餘十三人 光武曰將軍與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 邪揄之光武

願克行伍光武曰 皆大市中募人市人 慚懷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武

至市大笑舉手 至虜沱河王郎兵在後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

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度未畢

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

謂官屬曰 斷髮請戰霸擊蘇茂軍 識文誤我祭遵生獲山

王霸 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 肘石有玉璽張豐好方術有道士

執歎曰 乃斬之 辭說解故隗囂不欲漢

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 雅歌投壺

謂解脫事故 身衣韋袴布被遵家無私財

以為辭說 遵為將軍取士皆用 貫三百斤弓祭形有勇

儒術對酒設樂 衣無兼副在

遼東幾三 臥鼓邊亭滅烽幽障形 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

一郡帝笑曰 還京師自請試治 願復得耿君從擊董憲道

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 帝曰純 主人得無捨我講

年少被甲胄軍吏治郡乃能見思若是 主人得無捨我講

乎朱祐字仲先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 有幹事

稱景丹字孫 臥以鎮之足矣陝賊蘇况攻破弘農丹時病

夜召入謂曰賊迫京師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但得將軍威重 親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 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方耳 田宅踰制不可為 準吏乃首 何為不掾功曹 帝與功臣謙語言曰諸卿不遭 服劉隆傳 何為不掾功曹 帝與功臣謙語言曰諸卿不遭 日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也卿鄧禹 子志行修整 次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

賊帝笑曰且勿為盜馬武字子張為澗達敢言人嗜酒感會風雲

奮其智勇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將亦各志能之士也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於南宮雲臺耿弇 杜茂 寇恂 馬

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朱祐 任光 祭

傅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王霸 姚期 劉植 耿純

之 景丹 萬脩 蓋延 邳彤 姚期 卓茂 明見萬里之

外 光武賜寶融書河西咸驚曰智者不危眾而事舉不違

義以邀排迨謂感迫也強進酒食融弟友卒帝愍監護其家融

功寶融排迨謂感迫也強進酒食融弟友卒帝愍監護其家融

帝以其子不能修尚常令謁者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融傳孤

雛腐鼠國家奔憲如果急憲性仲山甫鼎南單于於漢北

斗其傍銘曰其萬年子奴客緹騎寶景驕縱倚形執侵陵小人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章末曩以隆其實也論曰寶憲一舉而空朔士有懷琬琰

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上同老氏滅室道家蓬萊山學者

觀為聽笳龍庭鏤石燕然贊馬服君馬援字文淵其先趙

氏馬服者良工不示人以朴援年十二而孤受詩不能守

言能馭馬章句乃辭兄況況曰汝大才守錢虜

且從所好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援謂賓客曰丈

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貨都

布單衣交讓冠公孫述為修飾邊幅援曰公孫不吐哺走

偶人形如井底蛙耳謂隗囂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見世

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使人大慙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

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居前不能令人

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曰臣所耻也馬援疏陸陸援與隗囂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所耻也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今

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難為顏乎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今

更共欲往附之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併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同萎腰今

昨舌豈有知其無成而但父手從也過是欲少味矣及

成計殊尚聚米為山谷帝征囂援於帝前指畫形執開示道徑一虜在吾目

善也帝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體

中矣帝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諸曹之任何足相煩

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美須髮眉目如畫援為人屬耳忘

旅距此乃太守事耳拜援正印章假伏波將軍

倦閑於進對善述前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

印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事下大司空

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飛鳶跼跼墮水中當

食裁足致求盈餘但自苦耳飛鳶跼跼墮水中當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馬式善別名

熏蒸仰視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馬式善別名

馬於交趾得駱越馬相法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

銅鼓乃鑄為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法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援曰何

兒女子凡人為貴當使可賤援謂梁松竇固曰如卿

手中邪凡人為貴當使可賤援謂梁松竇固曰如卿

松後果以貴滿致獨拜床下援嘗有疾梁松來候

災固亦幾不免獨拜床下援嘗有疾梁松來候我乃松

父友雖貴矍鑠哉是翁也援年六十二自請征蠻帝試之

何得失序矍鑠哉是翁也援年六十二自請征蠻帝試之

一年迫餘日索

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常恐不得死

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耿舒曰

難得調介介獨惡是爾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耿舒曰

刻鵠不成尚類鷺畫虎不成反類狗

援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

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

曹效也效伯高不得陷為輕薄子所謂 **惹苴** 援在交趾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及援卒譜之者以為前所載皆明珠

文犀 **謀如湧泉執如轉規** 朱勃上書 **辭言嫺雅** 朱勃字叔

帝怒 **能誦詩書**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況曰朱 **百姓從行**

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不從言 馬廖上長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長安語曰

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傳曰吳 **曲度**

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癥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也 **鉅下二卿** 援兄子嚴敦俱居鉅下三 **垂頭塞耳** 嚴上

方今刺史太守不務盡 **徂年已流壯情方勇** 贊認馬 卓茂

心為國 採取財賂 採取財賂

康嘗出行有人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 人有言部亭長受

他日馬主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不忍欺之** 為

愛 日亭長從汝求乎汝有事囑之受乎自以恩意遺之乎曰

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曰賢明之君人不畏

吏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

耳凡人羣居有經紀禮義以

相交汝獨不欲修之

何故禁之茂笑曰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智囊

魯恭字仲康恭祖

專以德化為聖

恭為中牟

三異 郡

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使仁恕掾往廉之恭

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掾曰何不

捕之兒曰雉方將雛掾言所以來者察君政迹耳今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具

以狀

嘉禾生

坐廷

蹲夷踞肆

恭上疏夫戎狄者四方

與鳥獸

者也是

卷第四

三

三

三

無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五經復興魯叔陵恭弟丕字叔陵好學杜絕

賓客遂兼通五經關東號之曰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魏霸字喬卿以簡朴寬恕為政

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訐認牛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蒲

鞭示辱典歷三郡温仁多恕吏而巳任重責大憂心如醉靈帝好學

引寬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罵人畜產辱孰甚

醉邪寬曰臣不敢醉但帝重其言焉嘗坐客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

孰甚焉故美爛汝手夫人欲試寬何當朝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

吾懼其死色不異徐卓魯欵欵情慤德滿贊國之光輝朝之淵藪伏

言曰字惠公杜詩薦之曰湛容貌伏不鬪初自伏生已後世傳

州號矜嚴有威容侯霸字君願乞侯君復留期年霸為淮

政理有能名更始徵霸百姓號指天畫地言甚剛切韓威

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臥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容德器羣臣莫及宋弘字下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欲嫁弘帝謂弘曰貴易交富易

妻蔡茂字子禮為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

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禾

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旬月茂徵為司

徒厥德仁明郭喬卿郭賀字喬卿為荆州刺史有殊政勅

行部去襜帷顯宗巡狩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娶長

妻馮勤字偉伯馮氏兄弟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

長八尺佳乎吏也勤每引進帝輒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

一下無處所侯霸薦閭揚帝疑有姦大怒賜霸書曰使勤

貴寵者此母也勤母年八十每會見勅勿拜 蘭栗犢趙熹字伯

陽年未二十見更始更始笑名家駒 及擊穎川還更始大

才堪宰相甚得大臣節車融字子優帝以 拜韋卿子

韋彪字孟達三獨坐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光武時詔

著書號師號曰 蔬食瓦器秉性節約常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

宣巨公帝幸其府舍見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張湛字子孝

輔以為儀表人或謂父母之國所宜盡禮 湛為左馮翊謁

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不宜白馬生 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

自輕湛曰何謂輕哉 中東門君居東門侯舍 如丹此縑出自

馬帝每見曰且復諫矣 中東門君時人號

機杼王丹字仲回資性方潔疾惡豪彊時陳遵大俠也友

有慙色遂揖而 贈子以不拜遵欲結交丹拒及遵出使過辭於

別遵甚悅何量丹之薄也 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

乃呼客謂曰不設食罰之 妻布裙曳柴王良字仲

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以事過候其何其往來

家而良從田中歸史欲見夫人曰妾是也 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良以病歸復徵過其友人友人不肯 何忍

殺義士杜林字伯山隗囂遣刺客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 吹毛索

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 任職相林代朱浮為

通稱為買符 郭丹字少卿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丹慨然

去家十有二
年果如其志
師不受宮奔
之日
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承宮字少子嘗出行得鹿取皮上師

飛安能雌伏
趙温字子柔初為
京兆丞歎曰
非毀俗儒多見排抵
桓譚

山博學
猶卜數隻耦
譚論識記雖有時合
言偶中也
安平則尊道術

之士
有難則貴介
譚疏
饑者毛食寒者裸跣
馮衍字
敬通
兵久則力

屈
人愁則
變生
日月經天河海帶地
不足
在人欲其報我在

欲其罵人
帝怨衍等不時至衍曰人有挑鄰人之妻者挑
其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報之後夫死而取其長

者或曰非罵爾
水不激不能破舟
矢不激不
俶儻之策
顧

好
伐冰之家不利鷄豚之息
委積之臣不
探市井之利
顯志賦
衍著

見女常自操井臼
衍娶任氏悍忌不得畜妾媵
竟逐之遂墮墮於時
道德彬彬

馮仲文
衍子豹字仲文好儒學
鄉里為之語曰
軻乘輿輪
申屠剛字巨卿

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
諫不聽遂以頭
帝為止
截馬當匈
鮑永字君長時

傳舍者太守欲謁永
乃止
闕里荆棘自除
永為魯郡太守時彭

頃之孔子
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丞曰方今危急
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行禮助誅耶乃修鄉射之禮遂擒

豐破
黨與
緩其銜轡
為揚州牧時瘡
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永為司隸辟鮑恢為從事
抗直不避疆禦帝曰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永行縣

墓下拜哭盡哀而去又椎牛上苟諫豕帝意不平張湛
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
行之高也帝乃釋
神

父
守吏人愛悅號為
南陽太
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
邳惲字君章與
手而不憂
友人有讐及病惲往

天命而痛讐不復子在吾憂而不
遂取仇頭而去
善恕已量主
郭后廢惲

手子亡吾
遂取仇頭而去
善恕已量主
郭后廢惲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稷帝

曰長沙孝子人失火初旬匍匐而上以身捍火火為之滅

異之蘇竟與劉龔書綈裘楊春鄉善圖識學臨終

先祖所傳祕記為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

浮屠不三宿桑下襄楷字公矩上疏不革囊盛血神

遺以好女浮屠曰此太平清領書順帝時宮崇上所得神

朱介青首朱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郭伋字細侯拜穎

賢能太守去帝也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為并州

部到西河美稷有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何

日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前有召父後有杜

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母杜詩字公君為南陽太守時人水排詩造一一以鑄農

鑄者為排以吹炭張堪字君游年十六受業桑無附

今激水以鼓之也聖童長安志美行厲號一一

枝麥秀兩岐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仁以惠下威能討

姦堪在蜀抱持棺柩遂俱沈溺廉范字叔度負父喪載船

得之怪卿志膽敢爾薛漢誅范收斂之顯宗怒召詰責怒

僅免屬乎曰褒臣之曾祖丹平生無襦今五袴范為蜀郡太守

臣之祖也帝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范與慶鴻為刎頸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於求賢逸於任使王堂字敬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

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蘇章祖純字桓公性強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

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有幹國才論者舉芻膾稟藏乃採問風謠羊續字

南陽太守觀懸生魚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祗

歷縣邑賈父來晚後又進續乃出前所懸以杜其意祗

稠短衣也上丁勞反賈琮字孟堅交趾反有司舉琮

路歌曰使我先反垂赤帷裳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臘日祀竈薦黃

垂帷裳以自掩塞乃命塞之百城震竦

羊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竈神名禪

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遂繁昌故常以厲風迹朱浮字叔元

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年少有才能

其名呼之除災市猪肝泥竈令婦孝其名呼之除災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頗欲同遼東豕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收士心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慙而還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並朱駁犀具劔以班犀飾劔有物若一疋練虞延字子大

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玉況音宿久依城社不畏

薰燒虞延謂鄭公風鄭弘字巨君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

項有人覓問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行春太守

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至今呼為行春

春行所主縣勸農白鹿俠轂弘為淮陰太守行春方旱隨

柔故謂之車致兩白鹿方道俠轂而行

主簿黃國曰三公車輻雲母屏風弘為太尉時舉將第五

畫鹿明府必為宰相倫為司空班在弘下每

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絕鞅周章字次叔仕郡功曹

其故遂置太守私謁寶憲章諫不

聽拔佩刀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梁竦字叔

馬梁竦著七序梁竦著

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亂臣賊生當封侯死當廟

子懼梁竦作而竊位素餐者慙

食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如其

閑居可以自娛詩焉肩豺目梁冀字伯卓洞精矐盼直視

也口吟舌言謂語吃不挽滿引強彈棊兩人相對局白黑

格五籩也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六博白黑棊各六瓊有

棋故云蹴鞠黃帝所作意錢一日詭意一日射意跋扈將

軍質帝知冀驕橫嘗朝愁眉唬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冀妻孫壽善作妖態細而曲折若齒痛不忻忻

平上駟車埤憤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冀自作鉗

忌壽性陰陽奧室連房洞戶綺疎青瑣冀壽對街起宅互

謂鏤為綺文青鎖刻窻為瑣文與三公絕席冀每朝減天下稅租之半收

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太子曹充言璇璣鈴曰有帝漢

詔改太樂官曰當其念至忘所之曹褒為漢禮儀沈吟專思寢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諺曰一夔足矣堯作大為

儒者宗褒博物識吾道東矣鄭立字康成學于馬融發墨

守鍼膏育起廢疾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成入吾室操吾履履造門孔融深敬鄭公鄉孔融為立特

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公者仁通德門又

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今鄭君鄉宜曰比牒併名

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侈其門閭矧鄭比牒併名

公之德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曰秀眉明目容儀温

早為宰相注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秀眉明目容儀温

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時袁紹大會賓客立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

慙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立夢孔子告之曰一

終又劉畫論曰辰為龍巳朝云不見公云不聞

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斷截小文媒黷微詞

立太史公違兵四十五事陳元上疏按升所言前後相問升奏左氏

違皆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

事不休賈長頭賈逵字景伯諸

所討爭輒令不直者終無敢言祝詛

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乎

數歲而知孝讓我饒為之

鄉人號為母曰汝小未能也曰

日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饒霸為會稽太守羣賊

超市張楷字公超隱弘農山中

學者隨之如市號

五里霧楷好道術

今申公能作

憲以報私恩張陵字處冲為尚書劾奏梁冀冀弟不疑曾

罰也陵曰今申得生幾晚

公憲以報私恩桓榮字春卿世祖每朝會令

藉榮被服儒衣温恭

有蘊藉言寬博也捧之以拜

獨舉手帝笑指曰真

儒生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榮為少傳賜以輜車乘馬榮

也不勉哉

可重愛玉體

榮書學之為利乃如是哉

榮初遭倉卒與族人

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輟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

大師在是顯宗即位尊以師禮天子

皆拜床下榮每

帝幸其家入街下車擁經而前自是諸行行且止避驄馬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乘車御史

桓典字公雅為侍御史常乘褱袍糟食不求盈餘

桓驄馬京師畏憚語曰

字始春貞伎

桓曄字文林一以繩繫橋

寓揚州從事屈豫名嚴為人

室中庭橋樹實

者史是受

卷第四

二

熟風吹落兩實一桓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

荀祿絕高也辭殿中無雙丁孝公丁鴻字孝公肅宗詔鴻與諸儒論難時人歎曰

隆從宏潔操也殿中無雙丁孝公與諸儒論難時人歎曰

將軍衆憚為後拒乃書諸將名於竹簡令各探之宗張宗字諸君

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宗襲赤

投湯禹曰以張將軍之衆當中矛貫胛宗襲赤以法為氏

法雄字文疆齊襄王法章之後秦神明度尚字博平為上

滅齊子孫不敢稱田氏故神明虞長為政嚴峻明

於發謫姦非吏義養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

人謂之義養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

者此能以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

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家

義母死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包不能止中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上同分財異居薛包以孝聞父母喪弟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抱仲女而弃其子弟仲為賊所

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平與母匿澤

殺平不可以絕類遂去常聞烈士乃今見之中平朝出求

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常聞烈士乃今見之中平朝出求

食逢賊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且為老母求菜願得先歸食

其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既食其母訖因曰屬與賊

期義不可欺遂復詣賊賊大弟瘦不如孝肥趙孝字長平

驚曰子去矣於是得全弟瘦不如孝肥趙孝字長平

為餓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江巨孝江革字次翁遭亂負母

日賊大驚遂並放之江巨孝逃難鄉里稱之曰

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劉般字伯典顯宗欲

多以為便般以方回列仙傳曰堯時隱人也堯

豪右因緣為姦乃止方回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

山至夏啓夢講於陰堂之奧周般字堅伯年七十三令其

未化去夢講於陰堂之奧周般字堅伯年七十三令其

里先生與我豈吾齒噬指心動蔡順字君仲以至孝

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終噬指心動稱少孤養母嘗出求

者史是要

卷第四

薪有客率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抱伏棺柩母年九十

心動奔薪馳歸母曰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平生一亡後每

以壽終未葬里中火將逼舍順畏雷有雷震順輒園冢泣

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

日順趙君名重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趙容字文楚有孝

在此榮陽令曹嵩迎謁不及謂主簿曰不以才能高人固

棄印綬追至東海為時人所貴若此廣路通門披三條

和容眾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兩都冠蓋如雲英

立十二紅塵四合相連五陵長陵安陵陽陵

之域七相五公七相車千秋黃霸王商韋賢平當魏相王

五都洛陽邯鄲臨三選七遷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

於諸陵以疆幹弱枝自元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

帝以後不遷故唯七也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太清太清無為

大漢之開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太清之化也壑無

原也

完樞郭罔遺室王莽作逆漢室中缺原野厭人之握

乾符闡坤珍聖皇乃披散皇明以燭幽所被教之二

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以次第為氏第五倫氏伯

田諸田徙園鮮于箕子封於朝鮮恨相知晚見倫異之

陵者多鮮于其子孫因氏焉

道士倫自以宦不達將家客河東變姓名為王伯齊載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倫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

安能動萬乘乎日未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倫曰聞卿

遇知已道不同故爾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倫曰聞卿

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笑受俸裁留一月糧

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以牛祭神俗

妻執炊爨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

倫案論鮮車怒馬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皆

之遂斷絕鮮車怒馬以財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之孤

者史是要

卷第四

三

貧者處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明帝譬諸外戚曰 繩以

法則傷恩私以規則違憲 貴戚可封侯以富之 峭直 倫雖

然常疾俗吏苛刻及 解醒當以酒 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

濯之猶也 以貞白稱 性質慤少文采 豈可謂無私乎 或

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

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以弦韋為佩 西門豹性急佩韋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以自隱親 鍾

緩佩弦 清高直士 第五種字與先說 以種為首 身自隱親 鍾

意字子阿會稽大 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

誅 意為 瑕丘令有槽建者盜竊縣內意不 罪自歸我義不

累下 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母 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 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

自起 修吾書董仲舒發吾笥鍾離意 意為魯相出私錢修

撞郎 席劔履男子張伯除草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白意

又床首有懸甕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發之中得素書文

日後世 護吾車拭吾履 璧 無被枕杜 藥崧朴忠

有七張伯藏其一 意召問伯果服焉 無被枕杜 家貧為郎

常直臺上 虎東游渡江 朱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郡多

食糟糠 為山娶姬 沒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

皆取巫 才任宰相 帝以均 仰屋竊歎 寒朗上疏曰口 浮屠

楚王英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 佛 袁宏漢紀佛者覺也以

祭祀 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 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

慈心為主 沙門 其精者為 漢言息也 明帝夢見金人

不殺生 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乃變化無方無所不

及而大濟羣生初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為佛

者史是更 卷第四

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楚王英奉繡三十疋詔報曰其還以

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也金龜玉鶴英後遂

士作符瑞刻文輜輶輶猶屏也自隱蔽之文繁者質荒木

勝者人亡濟南安王康大修宮為善最樂東平憲王蒼好

帶八圍顯宗甚愛重因其言甚大副是要腹帝曰心開

目明帝報東平王書曰所上假紵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

謂之人首服三輔宛馬霑赤汗宛馬血從前鬐小孔中出以遺

其然也今親見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元和帝追念蒼謂

諸子曰寒心累息功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

毛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並廣陵思

稱妮楚角反猶奪壁朱暉辟東平王府正月旦當入賀少

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給請觀主簿授璧暉即奉王蒼主簿大驚以白就就曰

朱掾義士勿復求蒼謂暉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暉字文

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去官屏居野澤布衣

淮太守吏人歌之曰鄉黨譏其介蔬食不與邑里通

專愚朱穆字叔鄉黨譏其介蔬食不與邑里通

馬足言穆更甚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穆年二十為都

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倚太山坐

平原穆勸梁冀宜為皇帝選師傳巾機之法盤盂之戒黃

作甲有孔器物銘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

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如此僕亦無一可耶

朱

穆

日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諫梁冀冀報曰張理天網補綴漏目太學生上書訟穆曰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

策以廣公之子孫何敞字文高六世祖比干為汝陰獄吏

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餓而食之以毒史記饑

而與死同患子胥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三公以災異策免防始

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張敏為天下第一胡廣字伯始察孝廉

心力克壯廣年八十菊水荆州記甘香谷中皆飲此水

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

庸有胡公廣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三登太尉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公事自

有郵驛袁安字邵公為縣公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大雪

不宜干人時大雪積地洛陽令按行至安門無有行路謂

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也安為河南尹政嚴明然未嘗

者高望宰相下葬此地當世為上公初安父沒母使安訪

問所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須七賢黃巾起袁

陳端范仲禮劉偉德丁子嗣張流喝音聲一介反聲之幽也

仲然等七人戰死時號一慶羨之張酺字孟侯雖在公位而父

緹騎緹帛丹黃色執慶羨之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詣

金吾有一一

者也是

卷第四

音

音

京師適會歲節公卿俱詣醮府上壽人皆

韓稜楚一壽蜀一陳寵濟南一

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飛禍

得推成飛禍周榮常勅妻子若卒遇一

者退無怨情郭躬父弘為決曹掾

帥秦彭擅斬人實固請誅之郭躬議曰

可以委曲生意孫章誤宣詔帝問躬躬對

氏自弘後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

人侍御史正葬母趣辦不問時日

監平者甚眾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

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

日巫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孫三世

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初肅宗時

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為魯相三葉

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

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

亭年老寢滯不過過孝廉坐女我先人

婿亡吏太守怒而殺之歸鄉里閉門為

莽篡位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閉門為

不出入猶用漢祖臘人問之曰為政猶

急者小弦絕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

荆棘生門尹勤字叔梁篤性好任職相

粹號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陳忠上疏

頭如芒氣壓迨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

言不投筆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書

廣也取封侯安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能事筆研間乎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燕頷虎

者史是受

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超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寧

覺禮意薄乎超奉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

知所從故也疎懈超謂官屬曰吉凶決於今日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不入

遂斬虜使超曰雄張猶熾盛也龜茲前書音丘慈今龜音

益急言耳鈔刀一割超上疏臣奉大漢之用乎橫吹胡樂幢麾橫吹

皆大將所有狐死首丘代馬依風上疏乞歸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

酒泉郡頭髮無黑兩手不仁同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

和任尚與超交代謂超曰宜有以誨之超曰宜蕩佚

奇策今所言平平爾尚至五行並下應奉字世叔少聰明

數年西域反如超所戒五行並下自為兒童及長凡所

經履莫不暗記無所遺脫為郡決曹吏行四十二縣錄胡

讀書五行並下無所遺脫為郡決曹吏行四十二縣錄胡

奴飲漿何不在疏奉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

姓名欲試奉還郡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見車匠識而呼

氏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見車匠識而呼

之奉年二十詣彭城相袁賀出造車匠於掩口盧胡而笑

鄭人以乾鼠為璞宋人神光照社應姬生四子而寡見

亦寶燕石觀之者神光照社應姬生四子而寡見

是諸子宦學七世通顯應順生疊疊生郝生奉生邵

並有才名七世通顯應順生疊疊生郝生奉生邵

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霍諝上疏蘇武困於匈

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徐璆為袁術所劫術死

徒趙温曰君遭大難一見輒能誦憶王充字仲任家貧無

猶存此邪璆曰一見輒能誦憶王充字仲任家貧無

所賣書戶牖墻壁各置刀筆王充閉門潛思著論衡

遂博通百家戶牖墻壁各置刀筆王充閉門潛思著論衡

談助蔡邕始得論衡常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其後王朗

者史是要 卷第四

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蔡邕得異書時人嫌

進或曰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或

搜求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持無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俗

數卷去邕曰唯我與爾共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

鄉人志意蘊憤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

所賤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秦以為功天以為賊起

蒙恬息夫董賢德不稱禍必酷稱殃必大嬰兒常病

傷於飽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

卒所以得者餌也鳥以山為埠而增巢其上魚國以賢興

以忠安以倭危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化好反支明帝時公車以正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西朔二

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

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養稂莠者傷禾稼者賊良

民並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

潛夫論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而問卿前在郡食

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

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人或謂之狂生仲長統字公

與同坐極歡時人語曰有雄志而無雄才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

直言不矜小節有雄志而無雄才也統曰好士而不

能擇昌言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匈詈腹詛幸我之人

求丁壯士貴者老以筋力用者謂之人拱栢天人羅

遺漏以席上為腐議以柱下為誕辭貴清靜者三微

三小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處皆同其祕法以拾椽

實以自給李恂字叔英潛拔大本薤龐參為漢陽太守郡

候之棠不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

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欲吾擊強宗

者史是更 卷第四 三

也抱兒當戶欲塔堦土地也斗酒隻鷄過相沃醉初曹操

吾開門恤孤也莫知者橋立見而異焉後立死操致祭自為文曰承從容

約誓之言祖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車過三步腹痛

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達旨崔駰字亭伯或譏其太立

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詞哉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

拱把不跌而失吾之度苟欲勉我以世路峩峩山也崑崙

夸毗君子非不欲仕也耻以求舉非不欲愛班固而

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肅宗謂愚惑謗交淺而言深者

貴者惑也未信驕傲生而富者掾屬皆故刺史二千石

實憲府貴重唯駰兒妾屏語崔瑗字子玉議立順帝

復出口願勿愛士好賓客瑗居常蔬食菜羹而已政論實

字子真作仲長統曰凡補綻决壞枝柱邪傾隨形裁

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

斯世於安舞筆奮辭並政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戚

平而巳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甘勒鞞鞞

以木銜口勒馬轡和鑿請節奏哉掛紡績織紵練緼之

具崔實為五原太守五原俗不知織績民賴我得是反不

知妹耶實從兄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及拜日帝

公名士豈肯買論者嫌其銅臭烈於是聲譽衰減從容問

鈞曰銀鐺鐵鎖以鐵鎖銀鐺其不受生蒜閔仲叔世稱節

清自以弗及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始蒙嘉命且喜

受而不食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司徒侯霸辟既至不及政事徒

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豈以口腹累安邑耶居安邑老病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安邑令勅吏常可得不來不敢不至荀

給焉仲叔聞而歎曰不至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應顯宗

字君大光武徵君不至驃騎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帝秉德

問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周燮字彥祖醜狀駭

以惠下故驃騎欽頤折頰人其父曰吾聞聖賢多有

異貌與我宗不讀非聖之書燮專精禮獨何為守東岡之

者必此兒也宗族勸之仕曰夫自先世以來勲業相承燮曰

陂乎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而不遠父母之國固已同其流

矣辭壞車殺馬毀裂冠裳馮良字君良少為縣吏奉檄迎

疾歸乃牛醫黃憲字叔度世復從牛醫兒來邪是時戴良才

道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有失也其母曰汝陳仲舉周舉常叔度汪汪若干頃陂郭林宗

萌復存乎心相謂曰叔度汪汪若干頃陂先過袁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陳仲舉為三公臨徵君天下

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徐穉字孺子陳仲舉不徐袁韋誰

為先後桓帝問陳仲舉曰袁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

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綿絮漬酒雞以致奠穉雖不

辟有死喪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以綿絮漬酒中暴大樹將

乾以裹鷄徑到冢遂醢酒奠畢則去不見喪主置生芻

顛非一繩所維郭林宗何為栖栖不皇寧處

一束於廬前而去郭林宗有母喪穉往弔之林宗曰

常共卧起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兄弟

爭死肱常與季江遇盜欲殺兄精廬精舍每忌日輒三日

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

不食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

黃雀與環 楊震字伯起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臬所搏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關以白環四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西孔子 楊震好學博覽無不窮究楊伯起 **冠雀銜三鱸魚** 有集講堂

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卿大夫服之象也 **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 震為荆州刺史故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 **清白吏子孫** 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何謂無知密慚去

便時 車駕幸還 **大鳥高丈餘** 震先葬十餘日有集 **卿強項真楊震子**

厚乎 **孫** 震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

復致大鳥矣 **三不惑** 楊秉字叔節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

酒色 **四世清德** 孔融謂楊彪曰 **老牛舐犢之愛** 楊修為曹

父彪瘦甚操問之彪曰愧無日禪先見 **鷄肋** 曹公討劉備

之明猶懷 **守** 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 **公歸計決矣** 修獨曰夫 **逆為答記** 修又嘗出籌操有問外事

莫能曉楊修獨曰夫 **詳當** 張皓為廷尉雖非法家而

公歸計決矣 **既而果然** 如是者三操怪 **埋輪** 張綱字文紀詔遣八使徇行風俗唯綱年少官次最

之幾決多此類 **問狐** **魚遊釜中** 張嬰等數萬人為寇綱往譬之嬰曰相聚

其速廉知狀於是忌修 **更生之** **倒屣迎之** 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貴重

埋輪 **晨也** **覆碁不誤一道** 粲觀人圍碁碁

勿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 **者** 是也 **者** 是也

日王公之孫有異才也 **者** 是也

者 是也

以他局使 山澤不必有異士 異士不必在山澤 種高字景伯時河南

尹求孝廉或薦洛陽史種高 尹曰得山澤隱滯曰 分虎符受任一邦 陳球字伯真為零陵

太守賊攻零陵編木為城不可守備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豈顧妻孥而損國威乎竟破賊 擣椒

自隨 寶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葬太后不得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

配食桓帝吾 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 陳登字元龍卒後 許汜與劉備並在

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 備曰君言豪寧有事即汜 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

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 奇童 杜根字

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 安年十三入 壁藏書 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

太學號 杜根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乃撲殺之執法者以 目中生蛆 根知名使不加力詐死三日

家分風 廬山有神於帳中與人語言飲酒投盃能於宮亭 保 湖中 船行者舉帆相迎樂巴到神不復作聲

喫酒滅火 樂巴字叔元為尚書正朝大會巴飲西南喫之 有司奏巴不敬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故因酒

為雨以滅之詔即以驛書問成都答言正旦 邑然不樂思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息雨皆酒臭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劉陶字子奇為順陽長後以 病免吏民思而歌曰

帝欲不諦 李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政化 日是何等語遂 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 虞詡字

下獄死獄中 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欲奔涼州并 疽食浸淫 詡獨以為

力壯邊日 境域必生異志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 不遇槃根錯節 詡恐

何別利器乎 朝歌賊數千屯聚乃以詡為朝歌長故 采緹 舊皆吊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

縫裾為幟 詡潛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 有 增竈 武都

遷詔為太守羗衆遮詔即停軍宣言請兵須到乃行羗
 聞分鈔傍縣詔因其散進道兼行令吏士作兩竈日增倍
 之羗不敢逼或問孫臍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
 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吾少徐行則易及速進則
 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
 必憚追孫臍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
 義錢是時長吏二千石聽
 謂用五石而致其一石
 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為一而守令因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
 數以此忤權威遂
 以聚斂詔止之
 性終老不屈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
 事君直道行已無媿
 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自此
 方格南容朝
 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
 而鄉邦榮之
 廷重其
 合符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
 謀
 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蓋勳字元固與武威從
 史欲殺正和訪之于勳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
 乃
 諫而免之正和喜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不為

蘇正和也

繼食鷹鳶欲其驚

驚而烹之

童子郎

臧洪

源年十五

海內奇士

張超曰臧洪

天下義士

源

仁義豈有常

袁紹將殺洪邑人陳容救之紹曰汝非臧

之則小人不與君同生

二京賦

張衡字平子擬班

應問

居之官積年不徙自去史職

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

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

鼃鳴而鼃應

易林曰鼃鳴岐

去鼃

附鵙

渾天儀候風地動儀

並衡

鼃令

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

根生

木一名

芋渠

達生任性

馬融字季長

常坐高堂

施絳紗帳

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有周之胄

蔡邕字

擣碑云 垂翼華髮 邕父稜處俗孤黨不協 蒐馴擾室傍木

生連理 邕性篤孝母卒廬于墓側 遠近奇之 釋誨 邕閒居翫古不交當世

班固賓戲崔駰達旨乃斟酌 華離蒂而萎 條去幹而枯女

羣言隄其是矯其非作 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 鍾山

道而 日南至而黃鍾應 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

之玉泗濱之石 累珪璧不為之盈 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

帶甲百萬非 三五互法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 皂囊 凡章表皆

一勇所抗 密事得 十意 猶十志也 柯亭竹椽可以為笛 邕告吳人曰吾嘗

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焦尾琴 吳

伏滔笛賦曰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 琴名 桓

燒桐為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 琴名 齊

為琴果有美音時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

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琴曰繞梁司 馬相如綠綺蔡邕焦尾皆名器也

何也 初邕在陳留有以酒食名邕者比往而客有彈琴者

故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螻蛄方鳴蟬蟬將去而未飛

螻蛄為之一前一卻吾恐其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

聲者乎邕 偃蹇 董卓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力

笑曰然 能族人邕遂 不旋踵矣邕不得已遂

就 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狀異恒

人 邕謂從弟谷曰董卓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山

亦難 曠世逸才 王允欲殺邕馬曰 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

之典也 王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磬退而告曰

王公其不長世乎 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心精辭綺 贊邕實慕

靜

者已足矣

卷之四

三

諸史提要卷第四 終

諸史提要卷第四 終

諸史提要卷第五

後漢下五 起列傳第五十一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左雄字伯豪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

五經從橫周宣光

周舉字宣光博

愚至相戒曰

龍忌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書吊子禁一月寒食老小不堪舉置書吊子

推廟使還溫食龍星木位春

鱸露之歌

梁商上巳大會洛水酒闌倡罷繼以

見東方心為大火故春禁火

巷生荆棘

周勰字巨勝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

六世一身

自勰曾祖揚至

總孫恂 曉曉者易缺 皦皦者易污

黃瓊字世英李固遺之書曰

士純盜虛聲

俗論皆言弘此遠謨一雪此言

天者務剛其氣君者

務疆其政 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難則以賢者為力 唐堯以德化為冠

冕 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 朱紫共色粉墨雜蹂 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

泥 塗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黃琬字子琰早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而京

師不見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 蠻夷猾夏責在

司空 琬詣司空盛允會江夏蠻賊事副府允戲琬曰 欲得

不能光祿茂才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允

得舉而窮約守志者以窮退見 拂巾衽褐 處士鄙生忘其

遺京師 詔曰 能乃來反 拂巾衽褐 拘儒 以企

旌車之神君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相 八龍 淑有子八人儉

專並有名 高陽里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苑康以為昔高陽

時謂 高陽里 氏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子改曰

玄行先生 荀靖字叔慈至 外朗內潤 或問爽靖孰賢許章

叔慈 無雙 穎川語曰荀氏八龍 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 申鑒 荀悅字仲

也 時政移曹氏天子拱已而已悅志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 君子不犯辱小人不思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 漢紀

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文繁難省乃 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 鍾皓字季明與荀淑並為士 似我家性 皓兄子瑾

也 膺祖修常言 諸儒頌之 皓卒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

就州招九應台輔 遂 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陳寔

巡王命卒歲容與 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字仲

弓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 梁上君子 時歲荒

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見乃命其子曰夫人不可不勉 習以性成遂至於此 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實曰視

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時三公閉門懸車棲遲養老每缺議

者歸之累徵不起文範先生實年八十四卒赴者三公慙卿卿萬餘人共立碑諡

慙長實為太丘長實子紀為大鴻臚紀三君紀字元方弟聲教廢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

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羔鴈成羣每宰府辟召常同時當世榮之

於上風俗清於下論漢自中世以下闕豎擅恣故俗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芸夫

牧豎已叫呼之矣故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李固字子堅貌是復為

李公矣固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結交英叩樹本百枝皆

動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氣清者為神人清者為賢養身

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臨窻試馬共作飛章誣固罪言胡粉飾貌

搔頭弄姿大行在殯路人掩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梁

欲立桓帝李固爭之不獲安平王續為賊所畧國家贖諂

得欲復國固之子為安平相以為為不可京師語曰一

貴賣友貪官埋母甄邵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偽

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李燮行塗專

為義則傷生論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

全生可也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吳祐字季英父恢為南海太守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殺青

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曰行祭為定交

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蠹謂之汗簡亦謂之祖道道路所也

杵臼之間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孝子忿必

慮難動不累親吳祐云邊延二君邊鳳延篤為京兆尹有

張三王後有飲酒一石盧植字子回穴猶紆臺卿趙岐字邠

生於御史臺漢有逸人岐有疾遺令立墓石刻曰奈何後疾

因字一孟子章句三輔決錄皆岐君者舟也皇甫規字

卒年九十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謂梁冀鑿墉益高夫德不稱祿

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將軍謂梁冀鑿墉益高夫德不稱祿

以益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張負字然

其高都尉羌帥感負恩上馬二十四匹先零又遺金鏐八寃則呼

與段熲遺命曰吾前後張有道負

天窮則叩心書與段熲十要銀艾遺命曰吾前後張有道負

芝文為儒宗武為將表衣帛必書而後練張芝草書學崔

辟有道不至號衣帛必書而後練張芝草書學崔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同匆匆不暇草書下筆則為楷草聖

書為世所寶寸紙不割肉食雪段熲字紀明與羌戰刀折

遺韋仲將謂之其軍使不得長矛挾脅白刃加頸熲上言狼

稽固進猶停留也

以恩納勢窮雖服兵種枳棘於良田養虵虺於室內論羌

去復動唯當耳種枳棘於良田養虵虺於室內論羌

招降是涼州三明明字然明並知名京師稱為山西多

猶三明明儷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陳仲舉年十五閑處

薛勤來候謂之曰孺子何不灑獨以清績留李膺為青州

掃以待賓客曰安事一室獨以清績留刺史有威政

屬城聞風皆自引去仲特置一榻去則懸之周穆高潔之

舉為樂安太守引去仲特置一榻去則懸之周穆高潔之

招命莫肯至唯仲舉能方峻性不接賓客盜不過五

致焉字而不名致焉字而不名方峻性不接賓客盜不過五

女門上疏諺曰豈不貧國乎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

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三空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一朝羣

起爵以賄成夫三空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一朝羣

臣如河中木耳方今死老魅仲舉下獄黃門從

能損我曹員數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朱震

奪我曹稟假不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朱震

厚三府諺 以遁世為非義 故屢退而不去以仁一日

千里王佐才也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 剛稜疾惡 允性強

梁褫氣斯臺解情 假仁劫已憑義濟功舉中於 飾巧馳辯

士之不期而景從 霧會 武帝崇尚儒學懷 石渠分爭之

論至有 黨題拂 激揚名聲互相 天下規矩房伯

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當朝鄉人 譏揣 二家賓客 甘陵南北部 由是 黨畫諾

坐嘯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暢更相褒 三君 實武劉淑 八俊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八顧

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 八及 張儉岑暉劉表陳翔 八厨 度

班秦周蕃嚮王章 君 一世 俊 人之 顧 以德行 及 能導人

厨 以財救 簡亢 李膺字元禮性 無所交 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 荀爽嘗就謁膺因為 溷軒 厠 持風裁 是時綱紀頹

以聲名 登龍門 士有被其容 沈質 杜密字周甫為人 寒蟬

密謂劉勝隱情 李杜 膺密亦稱 家人不見 懂容 魏

字少英性矜嚴閉 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字孟

然 慨 成其去就之名自取不優之議 滂為光祿勳主

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弃官去郭林 農

宗讓蕃曰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 蕃乃謝焉

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利刃齒腐朽宗資欲用李

功曹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佐曰鈞黨鈞引

循善古之身陷大戮得與李杜齊名滂臨死其母訣

恨亦何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滂謂其子

莫不流涕行路聞之不以地執尚人尹勳字伯元宗族多居貴計

日受奉羊陟字嗣祖拜河南破家相容張儉坐黨事亡命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論張儉激素行以耻威權

立廉尚以振貴執論李膺子孫同衣而出檀敷家無口訥心辯劉儒

質璋之賈父賈彪字偉節為新息長禁人殺子數年間養子

賈氏三虎彪兄弟二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大丈夫焉能處

斗筭之役乎郭太字林宗家貧母欲使李郭同舟林宗與

舟而濟眾賓望給事縣廷林宗曰林宗巾嘗於梁陳間遇雨中一角墊時人

此之以為神仙焉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

不知危坐茅容字季偉耕于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銘郭

有道無媿色蔡邕為林宗碑銘謂盧植曰吾殺雞供母而

以草蔬飯客因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

賢乎哉勸令學甑已破矣視之何益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

林宗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以下坐為貴庾乘字世遊林宗勸遊學自

皆就讐問由是學中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

以議論阿枉敗名幅巾奮裒談辭如雲符融字偉明師事李膺膺

者史是要

客聽其言

許郭

許劭字子將言拔士者
咸稱一郭林宗也

多長者之遊

到頴

川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唯不候陳實又陳仲

舉喪妻不往問其故曰

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微

已目劭鄙其人不肯對操脇

月旦評

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品題故

平輿淵有二龍

劭兄虔亦知名焉乘輿

所幸即為京師

胡騰言天子無外

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

何進欲盡誅宦官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

掩目捕雀諺

志况國之大事可以詐立乎

龍驤虎步

鼓洪爐燎毛髮

覆水不可收

並陳琳諫

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宦

張讓等詰何

或有無須而誤死者

袁紹捕宦官無少長皆殺之至自發露乃

得戰有三亡

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鄭太說董卓

孔子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

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李膺請問之融曰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皆歎息

與通家皆不得白

融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小而

聰了大未必奇

陳煒曰夫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小

兒法當取小

融與諸兄食梨輒引小一門爭死張儉以黨

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年十六舍之後事泄融曰保

其辜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奪謁融謁何進不時通孔北海乃復

知天下有劉備耶

融為北海相黃巾侵暴乃遣太史慈求

才疎意廣

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隱几讀書談笑自若領青

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

以今度之想當然

者已是要

卷第五

七

耳曹操破袁氏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融與操書稱武王

并案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雄詐

偏宕融見操漸著數不能大鑪不欲酒酸宋人有沽

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

以不巨瓠堅而無竅齊居士田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

無竅願獻先生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融性寬容少

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盈其虎賁士類蔡邕融與蔡邕善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琨玉秋

放言又與禰員園委屈其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琨玉秋

霜比質可也融論明有意數荀彧字文吾子房也曹操王佐

才何顯名知人見空器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黃巾張角

亂皆著一蛾賊黃巾亦名賴得皇甫兮復安居皇甫嵩

平黃巾賊奏請冀州一年租賦以贍飢民百姓歌備未乎

董卓令拜以屈嵩既而抵冠幘費朱儁字公偉好義輕財

庫錢百萬為後督規貧無以備儁竊母繪解對規被

對儁備家兵僮僕縱敵長寇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黑山賊

張燕輕捷號飛燕雙帶兩鞬董卓字仲穎膂力過為者則

已有者則士卓破叛羗賜縑九千匹卓三公在外始於張

溫張溫破邊章遣使持節羗胡敝腸狗態言心腸惡情態

反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卓上疏請搜

牢卓放縱兵士虜畧洛中謂之一一竿摩車卓僭擬車服

言牢固者皆取之二字皆去聲兩轡時人號一言萬歲塢卓築塢於鄒高厚七丈號一

其服飾近天子也雄據天下不成然臍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毀銅

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布乎呂布謀誅

呂字於布負行而歌曰叟兵蜀兵也漢一栖不兩雄李催

數請郭汜汜妻懼與婢妾私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汜食

汜妻乃以豉為藥日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人劫天子

大醉疑催藥之飲糞汁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一人劫天子獻帝

一人質公卿李催劫天子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幸李

樂營羣豎競以揚名殿帝還洛張揚以為已功彌天將軍

求拜職白馬長史公孫瓚與善射數十人皆乘白燕南乘

張純自稱馬為左右翼烏桓告語避

趙北際瓚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前此有童謠曰一中

之遂徙以鐵為門瓚慮有非常乃居高斥去左右男

鎮焉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為大聲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於地中瓚曰袁紹攻城鳥距歸人滴水陵高瓚與其君子

狀若鬼神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袁紹攻瓚瓚欲自將關靖諫止之及

必不濟吾聞豈可脂腴論帝室王公之陶家兒陶謙

獨生乎乃赴軍而死祖少不羈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為戲同縣甘公為

蒼梧太守遇之見其容貌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曰遊戲無度於何以女妻之舞不可轉轉則勝人太守張磐

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又不事不諧問文開袁成字文開

言無不從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袁紹字本初愛士養名士

坐作聲價 中常侍趙忠曰袁本初 好八校尉 中平五年初置

西園 上中下軍 安問袁董 韓馥謀於眾曰助袁氏乎

日與兵為牙門 將軍始出立牙竿若有折則於 脫兜鍪 孫

國 日與兵為牙門 旗竿軍之精也 歷法三月建

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反逃垣墻間邪 上巳辰巳卯退除

可以拂除災也鄭俗上巳兩逐兔 世稱萬人 臨船歎 紹征曹操

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 虎吐 臨船歎 紹征曹操

抽戈承明竦劍翼室 羣司奮擊凶醜 臨船歎 紹征曹操

日上升其志下務其功 霹靂車 皆破軍中呼 頭顱方

悠悠黃河吾無濟乎 霹靂車 皆破軍中呼 頭顱方

行萬里何席之為 袁尚被擒謂公孫康曰未死之間寒不

姿貌溫偉 劉表字景 後定 劉表博求儒術撰立 升樓去梯

表子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

耳在外而安琦遂陰規出計 魚儷漢舳雲屯冀馬 贊州

任之重自此而始 劉焉字君郎靈帝時政化衰缺焉以刺

益州牧 米賊 張陵造符書以惑百姓受 鬼卒理頭 皆米

號 三官 書病人姓名一上之天著山上 當塗高 識書言代

袁術字公路 仲家 袁術僭號 赤兔 呂布字奉先常御

自以應之 仲家 仲字或作冲 赤兔 呂布字奉先常御

飛 鼓箏於帳中 布疑袁紹圖已乃使 射中戟支 戟傍曲支

也 狼子野心 曹操曰 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養鷹

饑即為用飽則颺去 布因陳登求徐牧於曹操不得登還

見曹公言養將軍如 公曰不 連鷄不俱棲 戰國策諸

然譬如 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連鷄不俱棲 戰國策諸

猶連鷄不能 誤事豈可數乎 布性決易高順每諫曰將軍

俱上於棲 誤事豈可數乎 布性決易高順每諫曰將軍

者史是更 卷第五

輒言誤 縛虎不得不急 布降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 大耳

兒 布目備曰 最巨 一札十行 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

傳 廣求民瘼 納風謠 穎川四長 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

林慮長皆 傳役 衛颯為桂陽太守諸縣居深山吏事往來

穎川人 勞 一馬兩車茨子河 茨克字子河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

鄉里號 任聖童 任延字長孫學 迎官驚其壯 延拜會稽都

龍丘萇 吳有 者隱居太末太末今婺州龍丘縣也

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窻 名子為任 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

臚中有石牀可寢處 領南華風始於二守 任延為

男女以年齒相配咸曰使我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 任延拜武威太守帝戒

守錫光為交 趾太守 延對曰臣聞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萬石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上曰卿言是也 秦氏

秦彭字伯平六世祖襲為穎川太守與羣從 神筭 王

字稚子為洛陽令能以謫數 去珠復還 孟嘗字伯周為合

發摘姦伏京師以為 攀車 嘗被徵吏民

幸守多貪採求不知紀極珠漸 人受一大錢 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徵山陰有五老

徙交趾嘗到官革前弊 攀車 嘗被徵吏民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

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

見弃故奉送寵曰勤苦父 果菜為限鷄豕有數 仇覽字季

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 覽好行教化有母告子

為蒲亭長勸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 覽好行教化有母告子

母何在在我庭

覽在蒲亭縣鄉邑為之諺
化我鳴梟哺所生
虎宗為不其

令民有為虎所害乃生獲二虎呪之曰天生萬物唯人為
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

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
日即殺之其一鳴吼自奮遂釋之人歌頌焉
陽球磔王

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

雖酷吏傳序亦云酷矣
若此之類
疆項

令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公主訴于帝
帝使宣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

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
出賜錢三十萬
臥

虎京師號宣

枹鼓不鳴董少平

京師歌

董宣廉潔死乃知

之宣卒唯見布被覆屍大麥一笥餌得都尉
樊曄字仲華
光武微時餽

餌一笥帝德之不忘及遷
涼州為之歌曰
曄為天水太守

河東都尉因戲之曰
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盡決

刑罪乃出詔書

周紆字文通每赦令
到輒隱閉不出

若與死人共語
為召

廷掾欲損其威取死人立寺門紆至死人邊
察視口
眼有稻芒乃密問載糞入城者門者對廷掾耳又問鈴下

外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
豈能知賣菜傭乎
洛

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間里
還為夫婦
黃昌字聖

豪彊紆曰本問貴戚若馬寶輩
稽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後昌為蜀郡太守
其妻之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其母不類蜀人問之具

以對昌曰識黃昌邪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俛眉承睫

蟬蛻滓濁

陽球字方正奏罷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
二人圖象云
微進明時被蒙殊恩

我曹自可相食

球磔王甫尸曹節見而拔淚
稽留尺一帝

徒球為衛尉
簡落狐狸

球叩頭曰臣
未足宣示天下

其手握手爵口含天憲

宦者腐身熏子
以自中官用權
鄭

衆始樹膚麻頭敝布魚網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衆並不便

於人蔡倫乃用左官具瑗徐璜唐衡天下爲之蔡侯紙同外舍左回天具獨坐徐臥

虎唐兩墮語曰導行費每獻貢先輸吾望汝曹爲

我一拜張讓監奴交通貨賂扶風人孟佗資饒贍與奴朋

者車數百千佗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拜於路舉

史中使凡詔所徵求皆令西作家居靈帝本侯家宿貧每

聚爲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靈帝謂天子不當登

私藏高帝常登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天祿蝦蟇鑄

外轉入宮中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爲曲筒四出

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雅琴劉昆字桓公能彈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每春秋饗射昆前在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昆爲江陵令火災叩頭降雨爲弘

以致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居今行古任定祖任安字

笑其質訥帝歎曰長者之言也通經識時人說經鏗鏗楊子行楊政字子行京解經不窮

稱曰戴憑字次仲京重坐五十餘席正旦朝賀帝令羣

戴侍中師語曰執經壘畔孫期牧豕以奉養神父宋

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君無口爲漢輔尹敏帝從校圖識敏因增

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明號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問

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竊幸萬一帝不罪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敏

繫免官及出歎曰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子孔

者史是要 卷第五 七

建與崔篆友善篆仕王莽為建新尹勸畫龍不成反為狗

子建仕對曰各從所好遂終於家

孔僖字仲和讀吳王夫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差事廢書歎曰凶者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不吉僖曰由已而由卜乎

病不之官詔德行恂恂召伯春

促發倫曰趙擘字長君作蔡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邕讀之以為長於論衡

妻往問之澤大怒以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如二穉子穉行相類號穉字瘦羊博士

泥小肥瘦時議欲分肉又欲投鈎字解矇

時為博士耻之先取瘦者號

今日真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

傳作五經無雙許叔重

以關中舊京不宜改知而復知

營洛邑乃奏

反規龍首樞未央覲平樂儀建章

小貌上音天鼎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

燒蜀帳繫闕氏馳阮岸獲昆

彌虜傲依驅驟驢馭宛馬鞭馱駝

劔謂下水椎蚌蛤碎瑠璃甲瑋瑁戔觜觿

音子期反觿畝價一金

也鐻甫袁反鐻也鐻一卒舉礪千夫沈滯

畫龍不成反為狗

僖拜臨晉令

崔駟筮之為

楊倫字仲理

補常山傅以

詩細

周澤作太常

嘗臥疾齋宮

甄字字長文每臘

賜博士羊有犬

張玄時為諸儒講

琅邪徐業見之曰

何休字邵公妙得

公羊本意以難二

文苑傳杜

篤字季雅

薄地也上苦

交反下苦角

龍首山名餘宮名

樞音模覲音麥

蠡音麥

屠裂百蠻

橫分單于

是境塉

猶擊

擾也

蹂躪

下音

水

甲謂取其甲也

觿觿大龜也觿

甲謂取其甲也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觿觿大龜也觿

杜篤高祖延年外高祖辛武賢以武

畧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

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

武而篤又怯於事

皆毅

憲府文章之盛

寶憲請毅為記

室崔駟為主簿

七激連珠

皆毅

憲府文章之盛

寶憲請毅為記

室崔駟為主簿

七激連珠

皆毅

憲府文章之盛

寶憲請毅為記

室崔駟為主簿

七激連珠

皆毅

憲府文章之盛

寶憲請毅為記

室崔駟為主簿

班固為中護軍冠於當世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黃香字文彊博學京師號曰讀

所未嘗見書詔香詣東觀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香上疏有相

如揚雄之風李尤字伯仁少靈光賦王延壽字文考作腹便便

五經笥邊韶字孝先書日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體貌魁梧趙壹字元解

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擯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作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文籍雖滿

囊錢伊優屈曲佞媚故親而分坐壹見司徒袁逢長揖逢讓之對曰昔

升堂抗髒高亢婢直故弃而倚門柴車草屏羊陟造

置上坐顧謂坐中日請為諸君延露宿其傍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執壹手

關節痰痛膝炙壞潰人有四關節激楚陽阿揚之清宮

繁手超於北海妙舞麗於難柴以讀書侯瑾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

門順五將三門開門休門陳平出六奇策用間

死間矯時慢物禰衡字正平少有才刺字漫滅乃陰懷一

生間刺既而無所之焉能從屠沽兒耶或問蓋從陳長文司馬

適至於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又問荀文若趙稚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唯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岑牟單

絞岑牟鼓角士冑參搗參七甘反至今有孤本辱衡衡反

辱孤曹操召衡為鼓史令脫故衣更著衡乃解相衣裸屍

冢之間能不悲乎衆相戒曰禍衡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

衆問之曰坐者為毀以抵地劉表嘗草奏章極其才思衡

冢臥者為屍劉表嘗草奏章極其才思衡

與立成文 輕重疎密各得體宜 衡為黃祖作書記 祖

言所欲 蒙衝船狹而長 死公云等道 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祖怒 久稽郎官 譙玄字君黃時數有災異輒陳 縱使者車

為繡衣使者未及終 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 李業字巨游

而王莽居攝乃 太守怒曰 酒士 以業為 世適平日即清 任永

賢者不避害譬猶 避世難及聞公 久客思鄉里 溫序死其子壽

皆託青盲以避世 洗更視曰 久客思鄉里 為鄒平侯相夢

孫述誅皆盥洗 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 范式

序告之曰 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 字巨

卿少遊太學與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二人告歸式謂元伯

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後期至元伯設饌母曰

不乖違至日果到 死友 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

曰吾以某日死以爾時 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泣往

奔喪將窆而柩不進 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

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 乳為生漣 李善本同縣李元蒼

至執紼引柩於是 乃前 仁勝凶邪德除不祥 王侗字少林至齋

生奴婢議欲殺續 善親自哺養 越布單衣 陸續字智初美姿貌喜着

不可宿恫曰 何 越布單衣 光武見而好之勅會

鬼之避即入亭宿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續就考獄中母至

稽郡獻 識母所自調和 是日因食餉羹 同食遞衣 李充字大遜

人無所下 音借 鄧騭貴戚傾時 說士猶甘於肉 充

騭陳海內隱居之士 頗有不合騭欲絕 貴行其意 大丈夫

其說以肉啖之 充抵肉於地曰 後葺理得之金主已 非

子孫計哉 投金承塵 義不在 陳重字景公與雷義 非

死以付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為友鄉里語曰 雷義 非

陳潤之所 范冉與王負善負遷漢陽太守冉齋麥酒於道

側以待之負曰行路倉卒 可共到前亭宿

者史是更 卷第五 七

息以叙分隔冉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鹿車拮拾 冉

故輕行相訣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 黨錮遂推 單陋 結草室而居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自資 冉字史雲為萊蕪長糧 卓詭不倫 向栩字甫 著絳

范萊蕪 盡窮居間里歌曰 喜長嘯 不好語言 脫素從儉 徵拜

綃頭 恒讀老子狀似學 舍中生蒿萊 栩到官畧不 乞不使

人謂其必 而更乘 鮮車良馬世疑其偽 王彥方知 王烈字彥方以義稱鄉里有盜牛者 神經怪牒

王彥方知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 關扁於明靈之府 遁甲 推六甲

玉策金繩 方術傳序 關扁於明靈之府 遁甲 推六甲

隱遁 逢占 逢人所問 日者 卜筮掌 筵筭 折竹卜也楚辭曰

也 八段竹也楚人名 須臾 陰陽吉凶 孤虛 孤謂六甲之孤辰

結草折竹曰筭 無干是為孤 風角 候四方四隅之法 筭 天文 六日七分 甲子

也對孤為虛 起中孚六日八 望雲省氣 處妖祥 元氣 謂開闔 武擔石 武

十分日之七 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無幾物

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 以石鏡

表 任文公智無雙 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 舍

酒三撰 郭憲字子橫從駕南郊忽向 拔佩刀以斷車鞞 車

征隗囂憲諫不 關東觥觥郭子橫 帝曰常聞 尼首方面

從乃當車 高獲字敬 冠鐵冠 獲 雙鳧隻鳥 王喬為葉令有術每詣

公 太史望之云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 鼓不擊自鳴

羅張之但得一隻鳥詔尚方視則尚書履 每當朝葉縣門 玉棺 後天下 於堂前吏人推不動 王

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

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遊魂假息 謝夷

堯卿善占候太守使案烏程長到縣無所驗但望閣分帷

伏哭而還白太守曰非刑所加至月餘果卒

隔中央夷吾遷荆州刺史駕幸魯陽有詔刺史錄囚徒上

上乘柴車從兩吏夷吾行春以儀風吹削哺楊由字

占候太守問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有二

黃赤頃之椽獻橋數包哺當作梯字廢反削札也

使星向益分野李邵字孟節為漢中侯吏和帝遣使微服

仰觀問曰二君知朝廷遣使北郭先生廖扶字

邪二人驚問邵指示曰北郭先生文起墻隙而高

其崩必疾折像字伯式曰今世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

英曰臣受命於天陛下焉能生殺臣臣見暴君如仇讐

不肯立其朝雖在布衣晏然自得陛下焉能貴賤臣臣非

禮之祿萬鍾不受若申其志簞食疾風吹竈井李南女曉

不厭陛下焉能富貧臣帝不能屈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泣曰此妻齊也樊英有疾妻

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果卒

下牀荅拜或怪之英曰進退無所據矣張楷謂樊英曰

與處也前以子之出為能輔是君濟涪翁初有老父常漁

斯人也及享爵祿不聞匡救

輒應時而効乃著針經傳於世醫貴者有四難郭玉善醫

之疾療也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抽割腹

謹二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

背湔洗腸胃華佗字元化一名涪翁魏志及本草恃能厭

事佗不至遂殺之戶樞不朽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

脈流通病不五禽之戲熊四日猿五日鹿三日漆葉青麩散

得生猶一青麩一斗青麩十四兩服之壽百餘歲容成公御婦人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服之壽百餘歲

法冷壽光年可百屈頸鵲息常須髮盡白而女子化

五六十年行

者也是更

卷五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女子化

為丈夫 徐登本 禁溪水水為不流 趙炳字公阿與登同志各試其所能

樹樹即 禁架 長嘯呼風 而濟並炳 跳入壺中 費長房為汝南

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懸一壺肆頭 玉堂嚴麗旨酒甘肴 乃翁

與長房俱入壺 一指提酒 翁謂長房樓下有少酒與卿為

之猶不舉翁以一指提上視器 斷一青竹 長房遂欲求道

如一升許而飲之終日不盡 杖投葛陂 房

死遂葬之後長房歸發冢剖棺杖猶存焉 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辭歸翁與一杖日騎此在所之則自 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至矣既至以 中顧視則龍也 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遂能 後失其 摩挲銅人 薊子訓有百歲翁自說童時

符為眾鬼所殺 摩挲銅人 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

異於今後人於霸城見與一老公 盤水釣魚 左慈字元放

共 日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 盤水釣魚 在曹操坐操

思松江鱸魚慈因銅盤貯水 遠如許 曹操欲殺之乃入壁

以竿餌釣之須臾引魚出 遠如許 中或見於市而市人

皆變形與慈同遂入走羊羣操就羊中告曰不復相殺試

君術耳有一 抵屈膝言曰 即赴之而羣羊皆屈膝言

胎息胎食之方 王真郝孟節悉能行 閉氣而吞之

朔野王二老 光武於野王獵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禽何

曰有備何患父曰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毫武王即

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鄆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

即人者人亦即之光武悟其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向長字

旨曰隱者也將用之辭去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子平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 家事勿相關 男女嫁娶畢勅

知也遂肆意遊 擲楯 逢萌字子康為亭長時尉過迎候既

名山不知所終 擲楯 而 一 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

首戴瓦盆 萌素明陰陽知葬將敗 避世墻東王君公 王君

亂獨不去僧牛自 披羊裘釣澤中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

隱時人論曰 披羊裘釣澤中 同學光武即位乃變姓

名隱 君房素癡寧小差否 侯霸奉書於光光曰 使者

君房素癡寧小差否 日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卿言

者史是果 卷第五

不癡是非癡語也我人買菜乎求益也光曰授使者使者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君房足下位至鼎足

甚善狂奴故態也帝笑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

耶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光

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嚴陵瀨耕

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帝笑曰故人共臥耳嚴陵瀨

富陽山後人名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字大春京未嘗修

刺候人丹性清麥飯蔥菜之食陰就劫致丹丹不得已既

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桀駕人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

去輦真梁鴻妻也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多欲女

擇對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及嫁七日不答妻曰

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

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五噫之歌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運期耀易姓舉案齊

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字侯光德曜孟

眉鴻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

光鴻妻字委體淵沙鳴絃揆日論謂屈潦水流麥高鳳字

鳳持竿誦經時天暴雨不覺妻還問之方悟奉宣詔

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臺佟字孝威刺史謁佟曰孝威甚

明使君公是韓伯休那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不二價

皆知何用藥為乃遁入山中奪牛翁桓帝徵康康乃先

者史是要 卷第五

幅巾以為田叟使奪其牛有
項使至曰
遺書曰
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
秦繆公時人善吹簫公女弄玉妻之遂教
弄玉作鳳鳴為作鳳臺一旦隨鳳凰飛去
火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
關東大豪戴子高
戴良曾祖遵字
喜驢鳴
良字叔鸞少誕

審能騎龍弄鳳
矯慎字仲彥
隱山谷吳蒼
蕭史

馬牧先生
且為事號
陶安公
六安治

或問子自視天下孰
獨

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羗
可為比良曰

步天下誰
疎裳布被竹筥木屐
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
便許嫁

法真字高卿友人稱之
可謂百世之師

者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曰

矣號曰立
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
見桓帝過

德先生
而言曰
立天子以父天
班草
陳留老父道逢
龍不隱

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

麟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老父言
龐公
每至德公

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詣德公值其上墓
徑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作黍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

是客也德操小十歲
夫妻相敬如賓
龐公未嘗入
趣舍行

兄事之呼作
夫

止亦人之巢穴也
劉表謂龐公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
天下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

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世人皆遺以

夫
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危今獨遺之以安
表問先生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龐公曰

遺蓬髮歷齒
列女傳王霸與令狐子伯友子伯為楚相令

也
歸沮怍霸目之有愧容妻怪之曰我兒曹
未知禮則

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
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雙鯉魚
姜詩母嗜魚鱸夫婦力作

乎霸笑曰有是哉遂隱
供鱸常呼隣母共之舍側
忽有湧泉每旦出
驚大孝必觸鬼神
赤眉賊經姜詩里

比落 比近也落藩也 **大家** 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班

宮貴人師事 **生男如狼猶恐其虺** 女誠如鼠猶恐其虎 **斷織** 羊

子遠行尋師一年來歸妻問之曰久行懷思妻乃引刀趨

機曰夫子中道而歸何異斷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共挽鹿車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初裝送甚盛宣不 **黃絹**

幼婦外孫 **曹娥碑** 蔡邕題八字曰 **君子國** 東夷傳衣

冠帶劍使二文虎在 **不死國** 在交脛東 **九夷** 吠夷于夷方

旁去瑯邪三萬里 **徐偃王**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弃於水

赤夷玄夷 **覆煖之成小兒生而偃故曰偃** **大珠如酸棗** 夫餘 **官名** 夫

王又曰有筋而無骨故曰偃 **大栗如梨** 馬韓 **蘇塗** 浮屠 **押頭**

國 **高句驪官名** 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 **東盟** 餘

牛加狗加 **三韓** 馬韓弁 **大栗如梨** 馬韓 **蘇塗** 浮屠 **押頭**

十月祭天 **大** **三韓** 馬韓弁 **大栗如梨** 馬韓 **蘇塗** 浮屠 **押頭**

會名 **大** **三韓** 馬韓弁 **大栗如梨** 馬韓 **蘇塗** 浮屠 **押頭**

令扁 辰韓兒生 **以丹朱坊身** 大倭 **持衰** 度海令一人不櫛

人名曰 **若** 若在塗 **槃瓠**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天下能

吉則雇以財不則殺 **槃瓠** 得其將吳將軍頭者黃金千鎰

妻以少女時帝有狗名 **銜吳首至帝女以不可違信**

請行乃配之 **負女入南山解去衣裳經三年生十二**

子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各渠帥曰精 **寶布** 南蠻賦 **嗽人國**

夫相呼為媿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寶布** 南蠻賦 **嗽人國**

而食之謂之宜弟 **陰陽石** 常燥陰石常濕 **廩君** 巴蠻

船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 **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

神暮輒來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蔽日 **因射殺**

之天乃開明又云 **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

即相宜神受而嬰之 **使立陽石上射青縷神死** **魂**

魄世為白虎 廩君死 **倏錢** 蠻夷贖罪貨 **秦與蠻盟** 昭襄王

蠻夷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 **巴渝舞** 渝人能歌舞高祖

夷犯秦輸清酒一樽夷人安之 **巴渝舞** 觀之曰此武王伐

紂之歌命樂人 **夜郎** 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

習之號 **夜郎** 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

者史是要 **夜郎** 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

者史是要 **夜郎** 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

一男兒歸養之及長自竹王三郎神今夜郎牂柯初楚頃

立為一侯以竹為姓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桃根麵句町縣有桃根滇池滇

岸而步戰乃改名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

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名中觸沈木有感因懷婁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

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其母鳥歌永平中置哀牢

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博南二縣行者

苦之卜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

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

削去皮成初如桃膠堅乃成又曰猩猩人面善與人

松脂千年化茯苓茯苓千年化言如婦人語聞之酸楚土人設酒若糟於路又織草為屨

數十量相連在山谷見酒及屨知其設張即罵曰奴

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嘗酒又取屨着之少飲

大醉語曰汝可自相推肥牢陷河每食有一老姥家貧孤獨

者出之既擇竟相對而泣者

牀間姥憐之餽之後長丈餘縣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忿

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掘地愈深而無所見令遂殺姥蛇

乃感人以言當為姥報仇此後每夜聞雷風四十許日百

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

土人謂之唯姥宅無恙訖碧雞金馬禺同山有

今漁人依止猶見城郭樓櫓碧雞金馬禺同山有

似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張翕為越雋太守有遺愛後拜其

日一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

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不死

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歸來行母服期年復去

仇池在今成州上祿縣南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謂之仇夷

成火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封獸象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

祥西羌剗女羌無弋爰劍者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

遂成夫婦女耻其狀三河黃河賜支謂奴為無弋爰劍嘗

被髮覆面因以為俗三河黃河賜支謂奴為無弋爰劍嘗

故一容頭過身公卿選義從胡湟中月揭木為兵負柴為

械論駭鷄犀大秦國有犀有白理如縊者以盛米置

蘇合大秦國合會諸香耗毼上音他合反下音登毛席也

佛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

竺問佛道法遂昭君王嬙名昭君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於中國圖像焉昭君掖庭呼韓邪來朝帝以宮女五人賜

之昭君入宮數歲不見御悲怨乃請行臨時帝召五女以

示之昭君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

大驚意欲留之箇步搖箇音吉誨反字或作嫺東墻烏桓

難於失信云云實如繇子角端弓鮮卑有角端牛其角可以為弓

大絜禮儀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請雨攻社大旱雩

鼓而一桃印仲夏之月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

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區劉武官肄兵習戰

德以挑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豸劉陣名曰

鳩杖民年八十九十者賜玉杖長尺端以八能之士冬至

擊磬鼓瑟擊鼓大儺季冬登泰山馬第伯封禪儀記云

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

樹乃知是人也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

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

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摩胷捩石捫天之難也初

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

避濕暗前有燥地日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

日觀東山名曰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所秦童

謠諧不諧在赤舂得不得在河北時更始為赤舂所殺世

王莽稱黃欲繼以白五銖漢貨當復也出吳門望緹羣

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隗囂病蹇吳

者史是要 卷第五

門冀郭門緹羣山名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反封侯時
 梁冀專國李固以直死胡廣等皆封小麥青青大麥枯
 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
 諸君鼓隴胡元嘉中征涼州麥多委弃但有婦女刈獲又
 調發車馬及有秩不敢言但咽語也城上烏尾畢逋
 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
 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
 我為擊之丞卿怒城上烏言處高獨利不與民共也父子
 為徒擊蠻又益以百乘也車入河間迎靈帝也姪女謂靈
 帝母永樂太后聚金為堂猶不足也擊鼓欲訴而丞卿怒
 也游平賣印自有不平避豪賢及大姓竇武字游平印
 綬所加皆得其人豪姓絕望也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
 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茅田喻賢者多也
 井有法度也四方姦匿不可理也嚼飲酒不恤政也今年
 但禁錮黨人後年誅陳竇也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
 合諧河間來合諧時劉儵議立靈帝侯覽殺之朝廷思其
 功用弟郃也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叅獻帝為
 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還此為非侯
 非王上北叅者也承樂世董逃遊四郊董逃蒙天恩董
 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

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
 董逃心摧傷董逃董謂董卓言卓雖跋扈終歸逃竄也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言董卓雖盛亦破亡五鳳
 也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劉表也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火井臨邛有深二
 鷓鴣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火井三丈以竹木投取
 火後人以火燭投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明帝修司空
 井中火滅不復然更太尉府時趙熹為太尉表陳免即聽許其冬臨辟雖
 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明帝嘆息曰見
 轉蓬始知為輪輿服志上古聖人輪行可載復為阜
 蓋朱兩轡二千石屏星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部發去日
 晏欲去別駕車屏星孔恂曰明使君自發晚而欲徹去
 毀國舊儀不可別駕可去使君自發晚而欲徹去
 車當赤帷大使獅牙異物志東北荒有獸名一角性
 也赤帷車獅牙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
 不正者楚執法服一冠

諸史提要卷第五 終

諸史提要卷第六

三國志 陳壽撰 魏志三十卷 蜀志十五卷 共六十卷

魏五主 文帝丕 明帝叡 齊王芳 共四十六年

黃初七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正始九 嘉平五 正元二 甘露四 景元四 咸熙二

蜀二主 先主備 後主禪 共四十二年

章武二 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景耀五 炎興一

吳四主 大帝權 嗣主亮 共五十九年

黃武七 黃龍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太元一 神鳳一 建興一 五鳳二 大平二 永安六 元興一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皇三 天冊一 天璽一 天紀四

三國志六

吉利魏太祖操一名舞手戟於庭嘗私入張讓室讓覺接

要抄集諸家兵法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常問許子將我

子笑五色棒為北部尉造轅門左春夏讀書秋冬

弋獵以自娛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太祖避董卓過故人呂伯

遂夜殺之既而曰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雉過中牟為亭長所

祖以因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韓馥曰今當助袁氏耶

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鄭泰說董卓曰孔公緒長大而能

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太祖謂登高能賦覩物知名袁遺

舉玉印向其肘袁紹絕影太祖所乘馬名志大而

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操謂袁紹兵多而分

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為吾奉也取冢間髑髏著馬鞍王忠嘗因饑噉人

笑樂明日鑒於鏡此益不忘人袁紹謀臣許攸來奔說公擊

何為如是曰勝負自天何用問乎公欲不殺許攸曰椎冰川渠水凍使民梁

鵠善書公嘗懸著帳中及釘壁曹公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公征韓遂等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欲踞

吾著爐火上耶孫權上書稱說天命王以書示外曰是兒

周文王矣名號侯今之虛封皆以新書從事白作兵書十餘萬

習啖野葛亦能少飲鳩酒青州兵太祖破黃巾收斗酒隻

鷄過相醉沃太祖祭橋玄文曰從容誓約殂逝之後不以

非至親之篤胡肯為此詞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同承明

廬文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除佳加水變雜為

洛帝以漢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當塗高者魏

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皇覽文帝好文

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羣臣曰鮮卑奴并

以類相從號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文帝受禪畢謂蒲

桃酒孟他以一斛遺蒿箭文帝謂孟達如鮮卑奴并

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食啖兼十許人時

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遂肥發冢得生婦人時太原

不能動供食一二年一鄉為儉發冢得生婦人時太原

中將出與語生人也問其本事皆不知視其冢魏文善射

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善擊劍方食芋蔗

手柔草淺獸肥弓不虛彎所中必洞善擊劍便以為杖

與鄧展數交善彈碁低頭以所冠葛巾角又有書生能女尚書

三中其臂善彈碁低頭以所冠葛巾角又有書生能女尚書

明帝選知書女儒林丈人裴文籍先生王追鋒車高貴鄉

子六人號儒林丈人裴文籍先生王追鋒車高貴鄉

請名欲速司馬望等在外特反裘負薪明帝破諸葛亮露

給毛殫則趾適致巾悃婦人之飾率諸軍拒之宣王堅拒守

屢刻肌傷骨致巾悃婦人之飾率諸軍拒之宣王堅拒守

以挫其鋒亮以怒宣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司馬宣王

王宣王欲出辛毘止之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司馬宣王

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大討曹

初漢元成之世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

里繫五馬文曰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

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

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鱗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

事者魏晉代翁仲徙長安諸鐘虞駝銅人承露盤盤折

典之符也翁仲徙長安諸鐘虞駝銅人承露盤盤折

人二列坐於司馬火浣布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

門外號曰火浣布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

孟而汚之偽怒解衣燒青頭雞司馬文王過京師帝於平

之布得火愈粲然潔白青頭雞司馬文王過京師帝於平

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

唱謂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謀廢

帝不拜晉王司馬晉王進爵王祥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

之宰相吾等三公公王一階而已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

也及入顛遂拜祥獨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

重女博士文昭甄皇后年九歲喜書兄曰汝當習女工用

學玉衣覆其上如有人持女中王文德郭后父

也遂以自謂侯身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

女王為字雙帶兩韃左右馳射卓我相貴無上卓所願無極

為笑一人以賢人者君子之望袁紹徵鄭玄而不禮

辟兵符牛輔恒怯一人獲兔貪者悉止沮授諫紹曰一兔走衢

禮賢是失君一人獲兔貪者悉止沮授諫紹曰一兔走衢

子之望也麥屑蜜漿袁術既敗厨下尚有三十斛牧

定故也

受弔不受賀張濟引兵入荊州界為流矢中死荊州官屬

兵此非牧半英雄傅與字公悌有知人不喜得荊州喜得

意荆異度荆州平太祖與荀彧飛將呂布督力過三休金元

尚京兆人與同郡韋休甫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

第五文休俱有名號

四海者不乏人之祀太祖禽陳宮問宮欲活母女否宮曰

其何患無令君乎陳登自廣陵遷東城太守吏民追之兔

女見犬勢必驚駐固字白兔軍屯射犬有巫戒曰將軍字兔

諸賊自相號字黑山黃巾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捷

自稱于鞮根其眼三日五百六日一千夏侯淵為將赴急

大者自稱李大目故軍中為之語曰典為將當有怯弱時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夏侯稱

若但任勇一匹夫敵爾淵第五子榮字幼權聰惠能屬

兵書不肯曰淵使讀爵里刺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

一奏刺悉書鄉邑名氏世所謂帝深奇之浮華友鄧颺與李勝

容示之一寓目不謬一人帝深奇之難為作下難為作上桓範

以官易富鄧玄茂師語曰玄茂京難為作下難為作上桓範

則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為歧奏免又當轉冀州牧而鎮

北將軍呂昭名在範後而居其上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

作諸卿向三公長跪不能為呂子展屈妻曰君前欲斬徐

州刺史眾人謂今復羞為呂屈是復也範怒其

言觸實殺之世要論範常抄撮漢書中諸雜事粉白不去手行

步顧影何晏字平叔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曹爽弟文

文寧女文叔早死斷髮截耳及爽誅曹氏盡死叔父彊取

歸於是斷鼻血流或曰何自苦如此女曰仁者不以

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明主可以理奪難以

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弃之

情求許允字士宗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非次召入

乃遣出望其衣將加罪妻阮氏曰允領之既入帝詰問允對之

敗曰清吏也相印許允善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

辱問送印者果臺中有三狗何晏鄧颺丁謚並屈於曹爽

懷之而墜於廁可當一狗憑默作李豐兄弟如游光如湯太傅父子冷如

漿子司馬宣王也士百行以德為首允妻阮氏賢而醜允始

之入既而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妻曰新婦所乏唯容

士有百行君有幾曰皆備妻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皆備允有慚不意雙珠近出老蚌韋康字元將孔融與康

色遂重之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功名者志局

又來懿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功名者志局

之所獎也荀彧字奉倩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

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餘者耶彧曰志局自

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能使子等貴未必齊子所

者史是要

卷第六

五

為奔走之友何顯與荀或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

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令君或軍師良平之奇賈詡有定太

子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但云願不違子道而已太祖又嘗

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文帝即位問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詡曰吾欲伐

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陛下應荀賈良平

期受禪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

之亞評曰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

罵袁渙字曜卿呂布使渙作書罵劉備渙曰使彼固

而不在彼且渙他日事劉將軍亦猶今日事將軍之意則辱在此

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唯取書數

百卷布破眾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令世治則禮詳

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賜穀二千斛魏國初以渙為郎中

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賜曜

也詣賊請二子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承子戩

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之小襁負博物記曰襁織

見於背負國子尼美才也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玄曰引

二京賦察誹謗書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

問者二京賦博物之書也可求能讀者從受業能冒難來

因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之能冒難來

唯王修耳王修字叔治為孔融主簿有難夜步擔以救門

生修子儀儀子褒褒門人為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卿學

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

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揮郭憲字幼簡為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

西平郡功曹時韓約失眾自羌中還依憲眾欲取約以徵功憲曰人窮來歸云何危之後約死眾欲條憲名憲曰

龍翰鳳翼那原張範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實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書東家丘西家愚夫原長遊學詣孫崧崧

舍原過而泣師問之曰日君鄉里鄭君學者師模乃舍之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

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入海而採珠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本能飲酒以

高哉君謂僕以鄭為君以僕為荒思廢業故斷之爾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

坐飲終錢神樹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自爾繫錢者

日不醉多謂之神樹原惡由已而成淫祀辯之遂雲中白鶴孔融曰那原所謂國危不事冢宰君

為社供魏太子為百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老不奉世子雲而原獨守道持常太祖問之原曰救

藥先父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張

子臺似鄙樸人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戒稱曰張子臺視

為美何者為惡作人如此自可居郡北示無遷志管寧字

不富貴然而患禍當從何而來居郡北示無遷志幼安北

海朱虛人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分汲養牛

遼東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獨分汲養牛

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鬪爭寧乃多買器分置井傍

汲以待之來者相責鄰有牛暴寧田寧自為飲食過於牛

主於是禮讓盜牛遺布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牛主得之

移於海表盜牛遺布盜日我將改過無令王烈知之烈

聞之遺布一端日人著絮巾管寧常著皂帽布襦木榻當

能悔過善心將生著絮巾管寧常著皂帽布襦木榻當

膝處皆穿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每省曾子王駿之

言意常嘉之寧妻先卒知故勸其更娶寧曰氏姓論寧以

之時世多妄變戴鴛鳥張璠字子明養志不仕正始元年

氏族乃著戴鴛鳥張璠字子明養志不仕正始元年

者史是要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焦先字孝然行不踐邪徑必循歌旬日而卒年一百五

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瓜牛廬先自作一辟羊謂吳殺癩謂魏魏將伐吳有竊問焦先謬歌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

其意會軍敗乃知扈累字伯重京兆人隨青牛先生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人

問之不言年八九十才若四五者寒貧字德林本姓治產業不畜妻子常讀老子及亂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

求味冬夏常衣敝布連結衣體人問姓字不肯言故謂之

燔翳捐褶文帝為世子好田獵耳非佳語嘗薦楊訓太

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人或笑訓希世琰與訓書曰表佳

情理也有白琰此書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虬鬚直視

使人視琰辭色不撓太祖今日琰雖見刑而通皆公才也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若有所瞋遂賜死

琰謂孫禮疎亮亢烈剛簡能斷得鳥者羅之一目然

盧毓清警明理百鍊不消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

之力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君有

為哉毛玠字孝先為東曹掾選舉皆清正之士天下

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太祖以素屏風素

玠為尚書四海翕然莫不勵行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至乃長吏還者常乘柴車鹿車載母子華溫人

顛及德行堂堂邢子昂邢顛字子昂

少為書生避亂遇賊芝獨坐守母門幹盜簪疑

賊曰此孝子也得免害以五熟金銘文帝賜鍾

服芝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就其此童有貴相當

實然循行何忍以一簪輕傷同類乎

靖恭夙夜匪違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厄於水鍾繇字元常相者曰求玉玦書太子求鍾繇

未幾度橋馬驚墮水幾死

王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璠璣宋之結盟
綠楚之和璞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

噓執書一三公者一代之偉人
不能去手
是婦妖
欲殺之婦止戶外

車上殿
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是婦妖
欲殺之婦止戶外

日公有相殺意繇斫之傷髀婦人即以繇拭血明日三人
尋之至一大冢中有婦人傷左髀以襦襜繇拭血

為一龍
華歆與邴原管寧俱遊學時人號一與丈夫俱行
歆與鄭泰等六人避亂出武關遇一丈夫欲俱歆獨曰

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無故受人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
中弃乎眾不忍卒與俱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

待歆以上賓禮每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
議論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之常以整衣

冠為異號
還所贈遺
歆密題識臨行謂賓客曰本無拒諸

君之心念單車遠行懷璧為罪願賓
形色忤時
魏文受禪

客為之計乃各畱所贈而服其德

帝問陳羣羣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
雖悅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
諷諫合道為貴

周密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
歆淡於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
自知當為公
歆為諸生宿

業陳羣歎曰華公可謂
婦夜產有兩吏詣門相謂曰公在此一吏曰籍當定
奈何遂入又語曰當三歲後三歲兒果死歆

不便輒與尚書共論
歆子表為散騎侍郎諸郎年少要譽

除秦祀
王朗字景興為會稽太守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
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

是除
魚集武庫
明帝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

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有弃
采相負販而常挾經
董遇

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直與兄季
讀書百編而義自見
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

必當先讀百
三餘
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
或問

編云
三餘
之日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

時之三反劉實謂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一反也性

餘穢三反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

不穢三反程昱少時夢上泰山兩手捧日太祖聞之

昱釣大魚者縱而隨之明帝將伐蜀而內外皆以為不可

臣言則曰不可楊暨切諫因言曄亦以為不可帝名曄質

之曄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夢漏泄夫兵詭道也不厭

其密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

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巧詐不如拙誠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

其持兩端如此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劉弘字叔

情從此疎焉諺曰信矣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和為荊州

刺史每有與發手書郡國丁寧款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

密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怒起逐蠅王思性急嘗執筆

也司馬朗字伯達九歲人有怒起逐蠅作書蠅集筆端驅

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起逐之三不肯劉類性苛刻為弘

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農太守民患之題

其門劉府君有膝非佞人枕董昭枕蘇則膝卧則仕進

謂遷免死也不止執虎子舊儀侍中執虎子蘇則為侍中同郡吉茂為

驅鹿車求徑寸珠文帝欲於西域蘇則曰陛下德流

帳下壯士典韋有膂力為之語曰虎癡許褚字仲康

號謂之虎侯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文帝問凡為官長當

乘對曰白馬將軍龐德常乘白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

不毀節以求東市相斫楊阿若楊阿若以任俠為事時人

任城威王彰少善射御太祖抑之

彰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居家為父子受事

戎狄立功建號耳

太祖戒之曰彰為將黃鬚兒既還歸功諸將太祖喜

也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陳思王植字子建太祖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曰一奈何倩人使

面賦銅雀臺立成相門有相將門有將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使然矣勢校巨象鄧哀王冲五六歲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

船而刻其水痕秤他救庫吏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乃以刀穿單衣

物以載則校可知救庫吏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乃以刀穿單衣

謬為愁色曰俗以鼠齧衣不吉俄庫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曹問封建論倒屣迎之王粲字仲宣時蔡邕才學貴以其扶之者眾也

粲在門粲年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體弱通佻粲

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當盡與之體弱通佻粲

荆州依劉表表以誦碑覆碁粲與人行讀道邊碑背誦

覆之不檄愈頭風太祖初苦頭風卧讀陳琳焚山太祖雅

名辟之不應逃入山中太祖使人一得之使就技人列

瑀善琴撫絃歌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

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廓落帶文帝賜劉

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太祖大悅廓落帶文帝賜劉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文帝與吳質七子孔融文舉陳琳

徐幹偉長阮瑀元瑜吳質詔上將軍以下皆會質所酒酣

應瑒德璉劉楨公幹盡歡上將軍曹真肥中領軍朱

鑠瘦質使優說肥瘦曹真怒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拔

劍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

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驕耶朱鑠曰陛下孺子孺子黃中

使吾等樂卿乃至此耶拔劍斬地遂罷孺子孺子黃中

通理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司馬德日蝕劉劭字孔才太

或云當廢朝劭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

其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皇覽黃初中

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從之目亦不蝕皇覽黃初中

五經羣書以類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伯英為草書精巧

相從作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伯英為草書精巧

後練之匆匆不暇草下筆必為楷求仙人藥一丸杜摯字

則號求仙人藥一丸杜摯字

德魯上

笏賦補官與毋丘儉相親為詩與儉一欲以感切求助
也詩云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
九三人皆敗德傳報字蘭石時何晏鄧颺以材辯驚聲名
而夏侯立為之宗主求交於報而不納曰

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平亦言遠而情近好
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立茂有為而無終外
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此兒必與吾宗
以吾觀此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陳羣字長文實其祖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羣父紀孔融高
也謂宗人曰羣父紀孔融高
羣之間更為弘博不伐劉廙坐弟當誅羣言而赦之
紀拜由是顯名後劉廙深德羣羣曰議刑為

國非私也掛寶貨於壁陳泰字立伯為并州刺史京邑貴
之于壁不發封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
及徵悉還之立伯何如父泰羣之子司馬文王問
聲教為已任不如也明餘子瑣瑣焉足錄哉陳登曰夫閨
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門雍穆有德

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
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明帝回車陳矯字季
敬劉立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弼明帝嘗

卒至尚書門欲案行文書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四聰
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

八達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名如畫地作
餅帝疾之詔盧毓曰得人與否在盧生爾

才所以為善毓於人先舉性行而後言才李豐以問毓毓
而不能為善是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有才
才不中器也激詭之行容隱偽和洽字陽士時毛玠崔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
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
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
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人自挈壺餐以入
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
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通人情凡

矣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常林字伯槐有父黨造門問曰
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

下客 不為廷尉何故考囚 常林性清白而嚴為少府夜搗吏叫呼嗷嗷明日鴻

臚崔林 啁林曰卿為廷尉 林慚 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

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 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法

言者踈 清介傳 以常林吉茂沐並 不耻惡衣食而耻一物

不知 吉茂字叔 坐書 坐其宗人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之顧左右曰我

不忍欺 為臨汾令居官 冠幘劫人 王琰不名為清白琰之

人敘吉茂曰德優能少茂 汝欲作沐德信耶 沐並字德信

慍曰我效汝父子 其後熟者言共食來後 刻木人

射蔣濟 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往謁治中蔣濟濟嗜酒會其醉不能見苗志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

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後濟仕至太尉濟不 去官畱犢 苗始

以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 去官畱犢 苗始

乘薄輦車黃犝牛布被囊居官生一犢及其去畱之曰犢

是淮南所生羣吏曰六畜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以為激然

由此 楊俊贖王象 楊俊字季才同郡王象為人僕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即贖之後象為散

騎常侍文帝收俊象叩頭 龍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襲字子

流血請不從象發病死 龍蟠幽藪待時鳳翔 杜襲字子

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與

子俱來者欲 豈謂劉牧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 勇可習 劉表攻西鄂襲為長嬰城而守時

已非吾徒也 栢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

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襲曰 也 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太祖選畱府長史守長安

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 今區

攸何足以通財同計 趙儼字伯然避亂荆州與人言語殊

勞神武哉 杜襲繁欽 合為一家

言史抄要 卷第六

不易 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

雜藥材數箱儼笑曰——我問 **辛陳杜趙** 儼與辛毘陳羣所服藥爾何用是為遂不取 杜襲並知名曰

胡床掛柱 裴潛自感所生微賤折節進每之官不將 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為兖州時嘗

作一胡床及去畱以掛柱然無 **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

所推進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嚴幹字公仲善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

家 數與幹辯折長短繇機捷而幹訥口繇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 **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

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水排** 韓暨為

相如 韓宣為大鴻臚始韓暨以宿德在宣前 監冶舊

作馬排後更作人排暨乃因長 **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 崔

流為 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寧相累耶 **萬目不張舉其**

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軍事崔不奉 **綱眾毛不整振其領** 崔林議

賤致敬別駕白之林曰 考課 **以二千石遺子孫** 高慎為東

病歸家草屋蓬戶躡在無儲其妻曰何不少遺 **擁膝抱文**

子孫乎慎曰我以清名為基 不亦可乎 **廷尉**

書而寢 高柔字文惠為刺姦令史處法平允夙夜匪

不以至尊喜怒而毀法 高柔 **以圖決爭** 孫禮為冀州牧清

不決禮曰當以烈祖初封 **持我太急** 辛毘字佐治諫文帝

平原時圖決之坐上可斷 文帝怒起奮衣入內 嘗從帝射雉帝曰

毘隨而引其 **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 樂哉毘曰

遂稀 **與劉孫不平不過不作三公** 明帝時劉放孫資見信

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厥諫之毘正色 **天地之性高**

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何危害之有焉 **宜戚而**

高下下 帝欲平北芒於其上作臺毘諫曰 今 **宜戚而**

喜何以能久 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文帝得立抱毘

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 **罷女樂** 曹洪置酒大

主國不可以不懼 魏其不昌乎 **會令女倡著**

羅穀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楊阜厲聲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

帝不法服不見阜見帝著褐被縹綾半褻袖阜國家不

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密乎阜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名

今日禁密不得宣露阜帝愈敬憚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和

中議封禪使隆撰禮儀隆沒帝歎息曰意過其通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在

魏祖虞所欺當事不當爾耶滿寵為許令曹洪賓客犯法寵

謂之太祖救楊彪楊彪收獄荀或孔融等並屬之寵一無所

日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太祖赦飲酒一石不亂

出之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此更善之飲酒一石不亂

寵與王凌不平凌毀寵疲老明帝召子孫皆長八尺寵子

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遣還子孫皆長八尺寵子

子長武偉弟罷老苦汝來過田豫字國讓罷官居魏會汝

汝南為立碑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豫病戒其妻子曰

匹餉豫豫不受汝南為立碑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豫病戒其妻子曰

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舉袖以受

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狄金鮮卑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

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

襄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乃即賜絹五百疋

諸胡遭唐虞之世免防風之誅郭懷字伯濟黃初元年

得疾稽留帝責之曰昔禹會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

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導民以

德夏后政衰始中聖人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科禁酒

以曹事邈曰達白太祖太祖甚怒于輔進曰平日

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竟坐得免後文帝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

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瘤以醜見傳而臣西域流通荒戎入貢徐邈為涼州刺史風化大行

以醉見識帝大笑皆邈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盧欽稱邈曰徐公

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

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爲通比來奢靡轉相

做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古人之交張遼與

隙遼欲請胡質爲屬質辭曰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

其不法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

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質二人皆

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與周平叔優

二千石才王柔字叔優王澤字季道郭林宗曰不至也果當以宦官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

如其言名子皆依謙實以見意王祖道字處靜沈道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祖戒蔣氏翁任氏童

任昭先夙智早成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言

鄉人語曰楚王小字朱虎故令四聰八達三豫諸葛誕與夏侯

狐患與王凌陰謀立楚王誕備八人爲發吳芮冢劉熙

表以玄疇四人爲凡十五人後皆廢錮發吳芮冢劉熙

孫密衛烈以父勢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後發冢者見芮十六世孫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似

微短耳綱曰是先祖也自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

營處所鄧艾字濟河論著以爲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

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廣漕南大軍興衆汎

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又開每東

舟而下達於江淮資乞兒乘小車獼猴驢土牛州泰爲宣

食有儲而無水患六日爲新城太守鍾繇調之日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

擁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日君名公之子少有

者史是要

文采故守吏職鍾會母賢鍾會母張氏字昌蒲繇之妻修

又何遲也乃置藥食中夫人覺之而不言孫氏謂公曰妾欲其得男

故飲以得男藥而反謂毒之公曰聞於命與中與人藥非人

情也孫氏定五字司馬景王命虞松作再呈輒不可意

由是得罪爾斷腸湔洗縫腹膏摩華佗字元化一名專年且吐蛇行

道見病咽塞者食不得下佗曰向來道邊賣餅家蒜壘大

醉從取三升飲之立吐蛇一枚懸車邊疾者詣佗見壁懸

此蛇以五禽之戲佗曰吾有一術名一日虎二日鹿

不快起一戲戶樞不朽又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朱建平相侯威四十九位州牧當有厄謂應璩六十二

位常伯皆如言文帝年四十病惟當嫁卿阿鶩耳荀攸鍾

謂人曰八十謂晝夜也果年卒惟當嫁卿阿鶩耳繇相善

攸先亡無子繇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會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

嫁其妾阿鶩使得善處周宣占夢周宣字孔和樂安人太

追思建平之妙云云守夢人曰八月一日曹

公至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占之宣曰杖起弱者藥治人病

後八月一日破黃巾賊劉禎夢地四足穴居門中宣占

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地女子之祥足非地之所宜當殺

女子而作賊者文帝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宣曰

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爾宣曰夢者意耳苟以形

言便占吉凶言未畢宮人相殺帝復夢摩錢文欲令滅

而更明宣曰此自陛下家事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時帝欲

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有問宣曰吾夢芻狗何也

曰君欲得美食爾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又問曰昨夜復夢

芻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又問復夢芻狗何也曰君家

欲失火俄火起其人曰吾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

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而其

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夢得飲食祀訖則

為車所轆故中夢墮車既車轆則載以樵故後夢失火

也家雞野鵠猶尚知時管輅字公明年八九歲便喜仰視

天文常云况於人乎及成大虵銜筆老書佐烏與鶩

人果明周易風角占相之道

者史是要

卷第六

七

鬪老鈴下為王基作卦床上有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鳥來入室與燕共鬪燕死鳥去直老鈴下耳

為黃熊如意為蒼狗夏蘇天子之父如燕爵入懷遷官之意漢祖之子

徵王經見怪使輅作卦曰君夜在堂戶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

人覓索餘光經笑曰射覆取燕卵蠶窠蜘蛛使一輅曰實然曰吉遷官之徵

雌以形翅翼舒張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

夜眾皆驚喜青蠅在鼻上何晏謂輅曰夢青蠅數十來鼻上驅驚喜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鄧颺曰此老生常談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歸以語舅舅責其言太切要言直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後十餘日晏颺皆誅

不煩颺言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鬼躁鬼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笑曰可謂

幽舅問何鄧已有凶氣未也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

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何

平叔才如盆盎之水又曰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

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背無三甲腹無三壬輅曰天與我不可得而智由此惑

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跟皆不壽之驗果如其

右魏志三十卷

致止董扶字茂安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羽葆蓋車先主號曰言人莫能當所至談止也

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當出貴人先主與諸兒於樹下戲言

吾必當乘此叔父子顧自見其耳寸垂手下膝敬曰勿妄語滅吾門也

少語言喜怒吾豈種菜者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不形於色客酒食者輒害之備時閉門將

人種蕪菁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

飛曰曹公必有疑意乃夜去

坐起至廁見曹公必有疑意乃夜去

離鞍解肉皆消今不復騎

是以的盧所乘馬名

悲耳的盧所乘馬名

日的盧今日厄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踴

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

本荆州人多歸先主或勸保江陵先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

不其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

而巳哉終濟大業宜乎

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

備見孫權謂左右曰

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三人皆人傑也

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梁

關羽皆萬人敵而為之將

父吟諸葛亮字孔明躬自比管仲樂毅

也抱膝長嘯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務於游學精

人曰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

三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

中國饒士卧龍徐庶見先主於新野謂之曰諸葛

大夫

雛備問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屈致先主欲令庶與俱來庶曰此三人可就

魚之有水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

髦牛尾與備備自結之亮曰明將軍當復有

遠志但一而已耶備曰我聊以忘憂耳

獲徐庶庶辭先主曰日本欲與將軍共圖霸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別遂詣

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亮云

七縱七擒

亮生獲孟

軍何如對日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營陣易勝耳

死諸

亮縱使更戰

而亮猶遣獲不去日公天威也

死諸

者史是受

卷第六

七

葛走生仲達

亮病卒司馬宣王案行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追焉姜維

令儀反旗鳴鼓若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

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諺曰

料生不便木牛流馬八陣圖

亮性長於思損益連弩莫

料死也皆出其意咸得其要

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

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

管蕭之亞匹

亮可謂識治

矣

寢則同床恩若兄弟

關羽字雲長與張飛同為別

事君

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

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吾要當

孟起兼

立効以報曹公乃去曹公曰

後殺顏良乃去

資文武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羽聞馬超來降與諸葛亮

乃答之曰

羽美

護前

見破臂刮骨

羽嘗為流矢所中

貫左臂後瘡雖愈

至陰雨常痛鑿曰當

羽伸臂令

夢猪嚙足

羽初出軍

勞之臂血流離與諸將飲食自若

語子平日吾今年

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

張飛獲嚴顏

日我州

所頭便斫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

先主至巴郡

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

嚴顏歎曰所

謂

羽飛萬人之敵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

在左右取禍之道也

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

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

殺過差

飛不悛後為帳

為呼人主字幾為關張所殺

下將殺之持其首奔孫權

馬超字孟起降先主主待之厚常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

之先主不從張飛曰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羽飛並仗刀

立直超顧見之乃大驚歎曰我

子龍一身都為膽

趙雲字

知所以敗

乃尊事先主

鼓震天以弩射於後曹軍驚敗明日先主視其戰處曰

虎威將軍

軍中號

虎臣

關羽張飛皆稱萬

國士之風

報

劾曹公飛義釋 南州士之冠冕 麗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

嚴顏並有 樹下共語自晝至夜稱統當為 一 統在 坂十失五猶得其

半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 其才時人怪之

與風俗不美其談即為善者少今 而 陸子駑馬顧子

可以崇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駑馬有逸足之力所

駑牛 陸績顧劭並會昌門統曰 致遠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

一 拔樊抑許 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

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蒼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 麗士

觀其齒齒牙樹頰眩吐唇吻非文休敵也 眩音改 元非百里才也

其驥足耳先主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法正字孝直祖真有

以為治中從事 屈為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 天使燒麋竺家

時朝觀若欲吏使之真將在 矣 感君見載故以相

從洛歸路見一婦人求寄載謂曰 項枕卧語 倚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 釀具 時天

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雍曰彼欲行淫先主曰何以知

之曰彼有其具 簡耿 雍本姓耿幽州人語 一拜一起未足

先主笑原釀者 為勞 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逆折以辭籍入拜 安身為

樂無憂為福 秦宓字子 戰國縱橫用之何為 人從宓借戰

天頭天耳天足天姓 乎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溫曰

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

又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之 不猶又曰天有

姓乎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 以此知之溫曰

日生於東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溫大服

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躋而獲珠玉 丞相亮教曰夫參署者

小嫌難相違覆曠也 大丈夫如何與兵子語 劉巴字子初不

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馬良字季

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良 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董允字休昭與費禕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董恢詣允

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 老革 彭美罵劉備云一荒

屈方展積潤 乃命解驂 老革 廖立誹謗先帝疵毀

為兵謂老兵也 舉頭視屋憤咤作色 衆臣人言國家兵衆

者 曰何足 良伴 李嚴與孟達書吾與孔明俱 卒非擲

言於是廢為民 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劉琰妻胡氏有美色入賀太后雷

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經月乃出琰疑與後主有私呼卒

五百擲之至以履搏面胡具以告 夢頭生角 魏延夢頭生

趙直直詐延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也退

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凶之甚矣果被誅

落度 楊儀恨望曰往者丞相二歿之際吾若舉 潛心典籍

向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自去長史優游垂三

十年 孜孜不倦年踰八十手自校書講論古義不干

事 張府君如瓠壺 張裔為益州太守雍闓趙超不賓假鬼

縛與 談啁流速 後詣亮咨事送者數百車裔與所親書曰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 夢井生桑 何祗 趙直直曰

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 潞涿君 先主與劉璋會

四十下八君壽恐止此果如言 潞涿君 先主與劉璋會

饒鬚先主朝之日昔吾居涿縣多毛姓涿令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答曰昔有作潞長遷為涿令時人與書欲署潞則

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 芳蘭生門不待不鉏 先主誅裕

其罪先主 具授 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士諱禪其訓 譎

曰 孟光好公羊而譏左氏 赦者偏枯之物 光責費禕曰

謹昨 每與來敏爭光常 一 救者偏枯之物 光責費禕曰

非明世

者史是與 卷第六

所宜有衰弊窮極不指摘痛癢光之類笑譙周譙周身長八尺

體貌素樸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有司請多慢則生亂思善

則生治周作仇國論曰因餘之國小肇大之國大處射幸

數跌不如審發諺曰一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典午司馬文王為魏相國

譙周書板示文立曰忽今月快士司馬宣王謂黃所

西沒典午司馬也至八月果卒王平字子均生長戎

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王平字子均生長戎

人讀史傳備知其義蔣琬非百里之才蔣琬字公琰為廣

不理時又沉醉大怒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夢牛頭流血

器非百里之才為政以安民為本願公察之費禕與

琬問趙直直曰見血事明也董允費禕與費禕與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至公董允費禕與

名時許靖喪子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

難色禕便先上及至諸貴人車乘甚鮮允神色未泰而禕

晏然自若父知之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才力相縣若此甚

文偉優劣未別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才力相縣若此甚

遠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曰便究其意其速倍於人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君信

欲數之旬日之中事多愆滯乃歎曰非所及也君信

可人必能辦賊禕率眾禦魏軍來敏共圍棊于時羽檄交

厭倦敏曰向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姜維字伯約初與母相

聊試君歸維曰良田百頃揆張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左陰

不在一畝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陰

者已是要

卷第六

三

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重而屑屑造門耶

宗預字德艷初諸葛瞻統朝事問馬李密奉使吳吳問蜀

有餘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與羣臣論寧為人弟密盡節

間自足日願為人兄眾皆稱善

之日長報養之日短密以祖母年老晉武徵為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楊顥為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諫曰

變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途路私業無曠所

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勞其體力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李氏三龍李朝

右蜀志十五卷

夢腸出繞吳昌門孫堅字文臺母懷妊寤而懼以告

凡濶達張溫名董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赤

好奇節張溫名董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赤

屬憤脫憤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

得免茂困迫下馬以憤冠冢間燒柱因伏除狼得虎堅破

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近覺是柱乃去卓軍

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漢傳國璽堅入洛城南官井

復制此為故術疑之堅入洛城南官井

人入井探得文曰受命于天既壽孫郎孫策字伯符

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策騎士有罪逃

日使術有子如死復何恨策斬騎士入術營隱於內

年少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策討嚴白虎虎使其弟

廐策就斬之詣術謝術曰兵坐躍興請和既會策引白刃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聊戲卿耳包然公孫瓚

與日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以戟投之北幽

狗兒難與爭鋒曹公聞策平定江南高岱時有者隱

善左傳虛已候焉欲與論講或曰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

無文學若與論而云不知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

惡勝已者若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及于吉時有道士

與論岱云不知策果怒輕已遂殺之樓迎拜禁不能

病策於郡樓集會吉過門下諸將賓客樓迎拜禁不能

止策曰此子妖妄惑眾使諸將不復顧君臣之禮收而斬

之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臨死謂弟面

如此當復建功立事策為許貢客射中頰既被創鑿言可

皆分裂方頤大口孫權字仲謀一以目為貴象精孝廉此寧哭

時耶策薨以事授權權哭張昭曰一今姦先競三妙友

善屬文好武事又辯於口咸言筆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

升兒子若狢犬耳曹公攻濡須權自乘輕船回還作鼓吹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權與曹公賤曰一又言足下不

徹軍迴船受箭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射箭著船船偏

平乃紫髯將軍魏張遼問吳降人向有一長上短下便

知之舉谷利權為魏兵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

軍歎恨丈餘無板一在馬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

度拜一雙戟投虎權乘馬射虎馬為虎所傷大國有征伐

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趙咨使魏文帝問吳王知學乎曰

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問吳可征不咨曰一又曰吳

如大夫者幾人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者車

載斗量不擊愛子之頭而以石代之魏文帝遣使求雀頭

可勝數非禮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施曰有人

禮子裘文帝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鄭泉字

哉光鎧駢馬與權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文淵博

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一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反復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即益之不

亦快葬我陶家之側臨卒謂同類曰必一庶百歲後化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魏文帝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為

以葦席加采飾馬一夕而成魏人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文帝曰

是

陳化使魏文帝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化曰帝出

乎震加聞舊說——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

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所以隔南北也

王能興於西帝無以難奇之禮送甚厚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權嚴設

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

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陸遜以少穀令諸將增廣農畝權曰

及古人亦與大船名長安權於武昌新裝一試泛之鈞

眾均其勞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谷利拔刀向施工日不取

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黃金

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孫權即位吳中童謠曰

蠶成繭大如卵吳有——由拳野稻近為鼠子所前却孫公

淵畔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令人天

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權曰——眾之所積也夫

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矣破鼠矢裏燥孫亮出西苑方

至中藏取蜜中有鼠矢名問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

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曰此易知耳

令——亮大笑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千頭木奴李衡每

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

妻輒不喜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况洲上作宅種柑

橘千株臨死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

有——不責汝衣食歲夢松樹生其腹上丁固為尚書

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

十八公也後十八為作厚褥大被孟仁字恭武本名宗少

歲吾其為公乎

——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

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捕魚作鮓寄母宗

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母因以還

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入竹林哀嘆而

笋出宗母嗜笋冬節將至時笋尚未生取一錢太守劉

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五六老

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謝之為

皆已足矣

卷第六

三

選受一大錢故會下道脫驂寵往來京師常一過人莫

稽號寵為舍以待劉公不可得立竿視影太史慈字子義

止寵遂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立竿視影為策所執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慈曰州軍新破士卒心欲出宣恩安

集策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望軍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

史子義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大請諸將豫設酒食日中而至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策問太史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立德

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

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孔融

如意也出教曰者也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為賊

所圍慈母遣慈赴之慈為融告少友融既得濟融益奇慈

急於平原相劉備備曰遺以當歸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

遺以當歸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丈夫生世當帶七

尺劍以升天子之階慈臨死歎息曰乎權甚惜之董奉一

丸藥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

能起坐四日復能語夢月入懷孫堅夫人吳氏一既而生香餌引

泉魚重幣購勇士孫權在武昌欲還建業慮水道二千里

或言宜重設鐵鎖張梁曰一今宜明樹賞升堂拜母張

罰之信遣將入沔如此形勢成敵不來矣升堂拜母張

字子布與孫策如射虎車孫權作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

羣之獸輒復犯酣飲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使人以水灑

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呼曰為共作樂何如張公

計今已乞食矣權既即尊位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太

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昭曰是

若乃偷榮取容土塞其門昭諫公孫淵車彌切權曰吳國

臣所不能也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元歎顧雍字元

孤之敬君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昭稱疾元歎顧雍字元

不朝權恨之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元歎顧雍字元

者史是要 卷第六 三

嗜學伯嗜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拜侯還寺家

人不知雍累遷大理奉常封陽顧君不言言必有中雍為

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曰顧公在坐使人左右諸葛其先

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

諸縣侯因白鼉鳴龜背平諸葛融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

服之秣陵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金陵秦始

故掘斷連岡小巫見大巫張紘與陳琳書歎美其文琳荅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舉

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神氣盡矣

篇見字欣然獨笑紘嘗楷篆與孔融書融曰前勞手論出

其表積以致恨張尚以言語辯捷見知孫皓皓問汎彼栢

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鷲小

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尚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

日陛下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丘丕不十年初魏文帝

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之丕不十年即位孫權

日曹丕盛年即位孤不能及之闕澤曰不及十吳蜀相嘲

年其没矣以字言之不十為丕後果七年崩

西使張奉至吳薛綜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列吳邪綜曰無口為

天有口為吳君臨周郎周瑜字公瑾年二十四吳中呼為

萬拜天子之都周郎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孫策

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曰橋公二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

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歡

覺自醉程普以年長數凌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以其謙讓服

人如曲有誤周郎顧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不

此有闕誤瑜必知之人謠曰一

探虎穴安得虎子呂蒙字子明年十五隨擊賊母恚蒙

日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一絳衣行滕權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魯肅過蒙言

議常欲受屈

者史是妄

卷第六

天

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作塢權欲作塢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步騎不暇及水其得入也乎遂作牛蹄中

魚冀賴江漢蒙誘郝普令降云今子以不可恃明矣疎帳縹

被孫權入堂見蔣欽母一妻布裙權足以驚駭老子否

曹公出濡須權密勅甘寧夜入魏軍寧乃選百人徑詣曹

公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寧已還

權喜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貞有驕色徐

盛忿憤顧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

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貞聞之曰

薄落圍魏文帝有渡江之志徐盛建計從建業築一上

到廣陵望圍愕然漫數百里江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

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潘璋性博蕩嗜酒居貧還

還潘璋性博蕩嗜酒居貧權奇之

將虎鬚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

犬席弩賦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見朱據據各使賦一物

宜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虎

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鉞虞翻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

書曰一過而不存能步行日可三百里翻步隨之行及

不亦宜乎客奇之折干國妄語兒策謂

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部曲識折干國妄語兒策謂

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

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論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

謂未耳卿博洽故欲卿一詣許以卿不願行便使子

綱恐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

良田膏腴沃壤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閭下呂範謂孫策曰今士眾

者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卿士大夫豈宜屈小

職範出便自稱都督策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

將虎鬚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

犬席弩賦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見朱據據各使賦一物

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

宜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虎

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鉞虞翻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

書曰一過而不存能步行日可三百里翻步隨之行及

不亦宜乎客奇之折干國妄語兒策謂

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部曲識

儻留之則去 盜距欲以餘財汚良家 翻聞曹公辟曰東南

之美非徒會稽竹箭 翻與孔融書融答曰聞延陵之美寶

為質雕摩益光 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初前 常設虛坐 虞

勸孫權斬于禁權不聽送禁還魏 翻曰勿謂吳無人吾謀

適不用耳于禁雖為翻所惡然盛歎翻魏文帝為翻 翻

當閉反開當開反閉 翻乘船與麋芳相逢船人令翻避曰

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後翻乘車經芳營門史 世豈有

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 豈得事宜邪芳慙

仙人也 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 夢吞

三爻 翻奏易注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 疏節骨體不媚 翻放棄南方云自

臣受命應當知經謹上 疏節骨體不媚 翻放棄南方云自

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懷橘遺母 陸績六歲

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足以不恨 懷橘遺母 陸績六歲

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 不務道德而

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不務道德而

惟尚武竊所未安 孫策與客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績年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 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葛

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葛

亮聞張溫之敗未知其故思之 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

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 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

獨飽 時飢荒客多困乏駱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數問船

統曰 姊曰何不告我乃以粟與統母使分施船

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弃之 吾粲黃淵以舟師拒魏值大

士以戈撞擊不受粲獨承取之左右 此誠長者之事 淳

為船重粲曰 淵粲所活者百餘人 此誠長者之事 淳

式表陸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

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 若遜復毀式以

亂聖聽不可權曰 柴桑換屯 陸抗與諸 格換屯柴桑抗

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 推僑札之好 抗與晉羊祜對

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 推僑札之好 抗與晉羊祜對

臨去皆更繕完桑果不得妄

者史是要 卷第六 三

祐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抗

推心服之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使胡綜作一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衛私駿綜曰元

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

皆還自向齊曰吾聞

彼禁者果不復

行所殺萬計

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父更奇之

鬚一丈修不信後取之長四丈四尺

臨熟民有認之遂以稻與縣長聞之繫民于

獄牧請釋之民慙還稻牧不受由此發名

不食武昌魚

孫皓欲徙武昌陸凱

氏字民無上

是儀本姓

儀一可改不起大宅

為是乃改焉

儀不治產業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賓友曰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子以諸葛

子孫登為太

人十有方術吳主稱為介君從學蔽形之術又能種瓜
果皆立生吳主欲鱸象庭中作培汲水釣之果得鱸魚又
欲得蜀薑即書符以青竹杖使人騎之須與得薑藍田生玉真不虛也諸葛恪少

見而奇之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諸葛子瑜之驢恪父瑾面
大會羣臣使人牽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長似驢權
恪跪請筆益兩字乃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軍旅之

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
此非養老之禮恪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鉞嘲伏食
猶未告老今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嘲伏食權饗

費禕先勅羣臣伏食勿起禕至權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
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驟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
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富潤屋德潤身
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權問恪何

更肥澤恪曰臣獻馬錫耳恪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
非自娛修已而已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食馬矢雞卵
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

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白頭翁
鷄卵權曰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殿前權曰此何
鳥也恪曰也張昭自以 oldest 疑恪戲之因曰恪欺陛

下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
吳復求鸚父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昭不能答恪與陸遜鉤

絡帶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
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葦帶世謂之當人彊盛
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恪始退軍聶友知其將一
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蔡穎好
曜作論戒此人家筐篋中物耳時所在數言瑞應皓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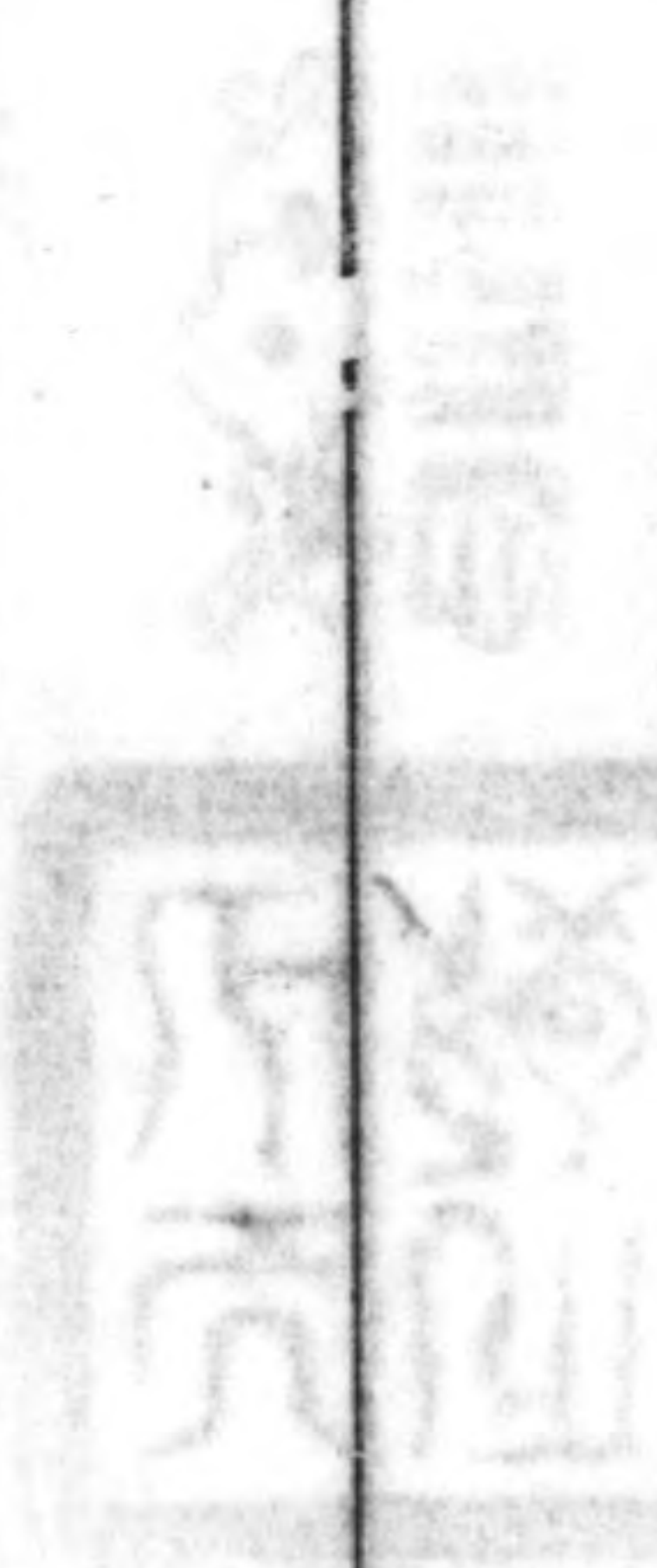
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華嚴疏曰
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
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

諸史提要卷第六 終

卷內黃金車班蘭耳起至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

止共十五條 臣張英纂補





北共十五餘
詩賦英彙

卷內黃金車
我蘭耳
賦至
非
無
映
世
間
有
盛
謝
賦



律